

情
魔





北师大图 B2354014

00039

情魔

天下最重大的案件。是甚麼呢。自然是命案了。天下最難審的案件。是甚麼呢。自然是謀殺案了。這是人人都曉得的。也不用在下多說。只是世間的人。開口便稱那個是老吏。那個是老偵探。無論甚麼艱難的無頭公案。都可以一手破獲。這句話我是狠不舒服的。我不是說他們沒本事。總係覺得萬事都要有機緣。若機緣恰好的時候。就係極繁難的事。那尋常的人。不用多大本事。也可以成功的。我空口講白話。看官也未必相信。我把近來經手的事。說一件給看官聽聽。就知在下的說話。不是十分荒謬了。在下的履歷。說起來慚愧得狠。在下係一個紐約的辯護士。去年纔得了辯護士的文憑。還未出名問世。就在那有名辯護士何吉雄的門下。幫他的忙。那一天早晨剛纔起來。有一個年方二十四五的男子。似是書記生的裝束。神色倉皇。跑到事務所。語無倫次的說道。真不得了。利害得狠。人都殺死了。那時何吉雄却往華盛頓。一切大小事務都交託我代理。我就起身走出去問他道。足下是誰。究爲了甚麼事體。這等張皇。那人答道。先生。請去請去。何先生……余應道。先生出門了。總有三兩天。纔能夠回來。兄弟是賴春田。何先生出門後。一切事都是交付兄弟代辦。老哥究有何見教。那人聽見我說何

先生出了門。這時方按定心神。說道：「昨晚我的東家被人殺死了。死得實在奇怪。」余道：「你光說你的東家。兄弟如何曉得？」請問尊姓大名。那人道：「敵姓程。名雲越。余生平未曾聽見這人的名字。少不免又要問道：「你是做賣買的麼？」住在那一處。那人道：「是王家的書記。住在士丹頓街第五號門牌。」余道：「他的書記被殺死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。兄弟就是他的書記了。被殺死的係兄弟的東家。」余道：「失敬了。失敬了。」程雲越原來就是老哥嗎。令東姓甚名誰。程雲越道：「敵東就是王詠仙。我乍聽了王詠仙這三個字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因為王詠仙係紐約市內最有名的茶商。年約五十五六。是一個大富人。歸隱了好幾年了。與何吉雄是極密的朋友。我與何吉雄是頻頻到他家裏去的。他本是個極老實的人。性情又極忠厚。他家裏的事情。我也大約曉得。他是老早失了婚。一個兒子都沒有。只把兩個親姪女。當作養女。這兩個姪女年紀也差不多。我雖沒有見過。總是外邊的人。通呼他作王姑娘。紐約貴婦人社會。是沒有一個不曉得的。那王詠仙這次被人殺死。雖是出人意外。然從前聞何吉雄說他的性質。有些孤僻。不知爲着甚麼事故。生平極嫌惡英國人。若係英國人。就令極有學問。極有名譽。有十分相好的人。替他作紹介。他亦斷斷不見。定要謝絕的朋友。請客席上若有英人。他不知道。就不用說。若一知道。便要拂衣而

去的又他兩個姪女本來是一律看待。然他自十年前已暗中看定了一個。作自己的嗣子。餘外一個。囑書上并未有一分一毫的財產。分給他的。這兩件事。他心裏自然有個緣故。只是外邊的人。那裏曉得呢。我聞程雲越說他死得奇怪。我自然要向他問道。是怎樣被人殺死的呢。殺他的人。是那一個呢。程道。就是不曉得那一個殺他。昨晚十點鐘後。我還見他在書房裏看書。今天就見他仆在几子上。死掉了。光是腦袋上。有一點兒傷痕。很像用短鎗轟殺的。余道。不是自殺嗎。程道。尋不出自殺的憑據。因為他的前後左右。都不見有短鎗。看他的傷口。分明是在背後轟他的了。余道。在背後……程道。我度轟他的人。窺着他出神的時候。纔轟他的。現在我不便多說。因為他家裏只騰了兩位年紀極輕的姑娘。少不免有些害怕。我趕緊回去罷。何先生幾時可以回來呢。余道。何先生回來。是沒有定期的。我替你先去看看罷。因囑程雲越略等一會。我便立草了一電報稿。告訴何吉雄。交代了門房。送到電報局去。忙同着程雲越。一口氣跑到王詠仙家裏。我一入門首。便有人呼道。春田先生。我抬頭一望。原來就是那紐約市有名的小鬼偵探。他是姓邱名貞。他的年紀。還未到四十。是極有智慧的人。心靈手敏。從前紐約有一兩件疑難的案。各處的偵探。都束手無策。後來靠他偵探出來。纔破了案。所以名震一時。

得了小鬼的綽號。我有事的時候。也時時尋他商量的。連忙和他握手。說道。邱先生。這件事你看怎麼樣呢。小鬼偵探微笑道。容易是不容易的。他們請你辯護嗎。余道。不是。何先生出了門。我代理一切。我不過到這裏。見見王姑娘。小鬼偵探道。這種案情。將來總可做辯護的參攷。你做辯護士。也該留心些呢。現在驗屍官正在詠仙的房子。檢查一切。我先同你進去看看。回頭再去見王姑娘罷。我答應了。就跟着小鬼偵探上了二層樓。這二樓就是王詠仙的住房。通連三間。一間是書房。一間是臥室。一間是客廳。這時驗屍官攜着幾位陪審員。檢查完了。正要下樓。我們一直進了王詠仙的書房。房子裏頭有一張長桌子。桌子旁安着一張椅子。偵探目不轉睛。看着這椅子。說道。詠仙就死在這椅子了。余道。難道謀財陷命的偷兒。殺他不成。偵探道。房裏的東西。通通沒有拿去。這斷不是偷兒。他們說昨夜各處門戶。通關得嚴嚴密密的。從那一處飛進來呢。況且詠仙又并未睡着。若是偷兒。那裏會不曉得的呢。據此看來。殺他的還是他家內的人。因為係家內的人。詠仙不提防着。所以被殺的呢。余道。他家裏的人。與他有何冤仇。要殺他呢。真是可怪。偵探道。真虧你做辯護士了。難道一定要有冤仇。纔去殺人麼。一面說。一面跑到詠仙的臥室。詠仙的屍首。就放在這裏。偵探把這窗簾捲起。細心一看。說道。看這屍

首的神氣。轟他的人。實在巧妙。那死者像不覺得甚麼痛苦。就絕了命了。余道。不錯不錯。偵探道。我與你都不是醫生。是看不清楚的。現在驗屍官正要詢問家內的人。我們出去聽聽罷。說完便下了樓。進了正座。這家裏的婢僕。都是鴉雀無聲。面色蒼白。悄地裏站着。那驗屍官自己一人高坐堂上。陪審員都坐在兩旁。驗屍官先傳驗屍的醫生出來問了幾句話。那醫生答道。我今天八點鐘後來驗屍的。這時那屍首已搬到臥室去了。這屍首光是腦後有一點兒傷痕。確是短鎗轟傷的。這彈子由頭蓋骨直入小腦。所以被害人毫不覺着痛苦。便殞了命。細驗這傷痕。約是離地二尺許。向上發放的。本來短鎗向上發放。是很難命中。放鎗的人。必是狙了許久。狙到極準。纔發放的。又被害人始終未有回顧。轟他。的人的足音。當是被害人聽慣了。心知是那一個。所以絕不提防的呢。這彈子就是在被害人的腦袋。掏出來的了。說完就把這個彈子。呈上驗屍官。驗屍官看了一會。一面吩咐差役。往亨利鎗砲公司。傳製造師來。鑑定這彈子。一面傳王詠仙家裏的人。逐一審問。最先審問的。就是他的老家人黃昇。據黃昇的供詞。說道。小的是黃昇。現年三十五歲。伺候王老爺。已經三年零三個月。王老爺家裏。除王老爺與兩位姑娘外。其餘都是在這裏僱工的。這兩位姑娘。係王老爺的姪女。一個名叫梅英。一個名叫巧。

珠。他們姊妹兩個。是狠和氣。一出一入。差不多都要一塊的。王老爺是十分疼愛他們兩人。昨晚前門後門。以及一切窗戶。都關得緊閉。今天開門的時候。也一點兒變動都沒有。今早八下鐘吃早飯。大家等了許久。還不見王老爺出來。巧珠姑娘等得不耐煩。連忙跑到二樓去。不一會又跑回來。神色倉皇。說道。叔叔的房子。爲甚麼要關着呢。我喊了好幾聲叔叔。也不見他答應。奇怪得狠。小的就跟着程師爺上樓望望。果然這扇門關得緊閉。又找不出鑰匙來。大喊大叫了一陣。裏廂并無聲息。只得破了門進去。見王老爺在儿子上睡着。近身一摸。誰知手足都冰冷雪凍。早已一命嗚呼了。巧珠姑娘登時暈倒。小婢阿桂忙灌了他一口冷水。纔醒了過來。長嘆一聲。就吩咐搬王老爺的屍骸。到他的臥室。小的就同程師爺搬王老爺的屍骸過去。巧珠姑娘始終坐着王老爺死掉的地方。沒有到臥室這邊去。當時情形。他纔曉得。因爲以後小的就去請醫生。所以往後的事。小的不在場。就不知道了。至這裏的屋子。是四層樓。小的與阿桂住在地下。只王老爺一個住在二樓。三樓後廂是兩位姑娘住的。前廂是程師爺住的。第四層樓。就係合家底下人住的地方了。黃昇的供詞。說不出甚麼道理來。驗屍官就傳程雲越問道。你在這裏已經有幾年呢。程道。纔八個月。驗屍官問道。你在這裏當甚麼職役。答道。是當書

啓王詠仙做茶商的時候。會到支那日本及南洋一帶。把各處的風土人情。想編成一部東洋風土記。每天得暇的時候。便替他編輯這筆記。驗屍官道。你昨晚甚麼時候見過王詠仙。答道。昨晚自九點半至十點半鐘。還同詠仙商量這筆記的事。驗屍官道。這時詠仙的神氣。是怎樣。答道。與尋常一樣。并沒甚麼異狀。驗屍官道。你與詠仙分手的時候。他的舉動。是怎樣。答道。每晚循例十點半鐘。就要攔筆的。攔了筆後。詠仙照例。吃一鍾葡萄酒。昨晚也請我吃了一鍾。我吃完。就與他分手。今早進去詠仙的房子。見這酒鍾內的酒。還有一半沒吃完呢。驗屍官道。你與詠仙分手後。就一直回去就寢麼。答道。是問道。你出來的時候。在迴廊沒碰着別人麼。答道。沒有。問道。你這時覺得有與平時不同的事情沒有呢。程雲越沈吟了一會。答道。也沒有。都與平時一般。驗屍官看程雲越的面色。像有不便說出的神氣。再問道。你說諸事都與平時一般。你能發一不是說謊的誓言否。程道。自自然然。驗屍官道。你細想想。纔好說出來。不要發假誓。程道。別樣的異狀。確是沒有。光是王姑娘的房門。這時開了一扇。此外真是沒有了。驗屍官道。你說王姑娘。是梅英的房子。還是巧珠的房子呢。答道。巧珠的房子。我每晚回來的時候。一定關得緊閉。光是昨晚。開了一扇。當時我絕不留意。現在足下詢問。覺有甚麼異狀。我纔觸記

起來的。驗屍官道：你回去後，便即就寢麼？答道：是。問道：你就寢後，聞有足音及別樣聲響沒有？程雲越又低着頭，沈沈吟吟，一言不發。驗屍官道：這重要的案情，你要直白供出來。若有隱瞞，是要代他人任罪的。程道：聲響是有聽着的，但我昨晚吃了葡萄酒，有些醉意，或者神經錯亂，耳朵聽錯，恐怕算不得證據呢。驗屍官道：聽錯也不要緊，你只管直說出來。不是光聽你一面之詞，就要定罪的。程道：我昨晚上了牀後，迴廊外邊，似輕輕聞有人步行及裙褶搖曳的聲響，當時也不留意，到差不多兩眼就要落眵，神經朦朧的時候，突然驚醒，究竟是外邊的聲響驚我，抑或夢中受魔，自己也不大分明。我覺得有些奇怪，傾耳一聽，却又甚麼聲響也不聽見。此後我就熟睡，直睡到今天七下鐘，纔起來的。驗屍官道：今早到二樓時，詠仙房子的門，是怎麼樣？程道：這扇門下了鎖，却不見了鑰匙。驗屍官道：下了鎖，不見了鑰匙，分明這兇手行兇後，把門關起，自己拿這鑰匙去了。答道：大約是這樣。是時旁坐的陪審員，有一個站起來說道：馬上搜這屋子，拿着這鑰匙的人，這就兇手了。程雲越望了這陪審員一望，驗屍官却不置議，又向程雲越問道：你今早同黃昇上二樓的時候，這兩位姑娘，是跟着上去的麼？程道：不是。只有巧珠姑娘跟着上去的。驗屍官道：巧珠是詠仙最疼愛的人麼？程道：兩位姑娘，詠仙都狠疼愛，像

沒分甚麼彼此的。驗屍官道。據我所聞。詠仙的財產。囑書上只分給一個。這一個是巧珠。不是呢。程道。不是。這個是梅英。驗屍官略一點首。又問他。吩咐人搬詠仙的屍骸。到臥室去。也是巧珠麼。程道。不錯。驗屍官道。搬這屍骸的時候。你有看出可疑的形迹沒有。程雲越又略躊躇。答道。看不出來。他口中雖是這樣說。心裏像有一可疑的人。不便說出的神色。驗屍官連忙問道。這裏有和詠仙不對的人沒有呢。答道。不曉得。驗屍官道。家裏的人。大家都狠和氣嗎。答道。是。又問道。各人不高興詠仙的神氣沒有呢。程雲越略一搔首。說不出話來。驗屍官道。到底有沒有。程道。神氣是很難說的。總是總是……驗屍官道。總是甚麼。程雲越。歇一歇道。總是巧珠姑娘的脾氣。是不大好。只他一個。像有這樣神氣。驗屍官道。你自甚麼時候看出來的呢。答道。看出他人的神氣。要根查是甚麼時候看出來。這是斷斷說不出的。驗屍官也略微笑點首。又問道。你當了半年書啓。他來往的書函。見有與這件事有關係否。程雲越道。我所見的。都是尋常應酬的書札。看不出甚麼關係。驗屍官道。你可去檢查詠仙的文庫。看有甚麼可疑的書札否。程雲越答應了幾聲。是是。便即退出。我聽了這番說話。心裏便起了幾個疑念。第一昨晚巧珠的房子。湊巧開了一扇。此中定有緣故。第二程雲越說聽見裙褶搖曳聲。這人分明是女

子。第三程雲越心裏雖是疑着那一個。但看他的神氣。像有要保護那人的心事。所以始終半吞半吐。不肯直白供出。第四詠仙來往的信札。必有有與這件事有關係的。第五程雲越沈沈吟吟。纔說出巧珠的名字來。我正要研究這五件疑問。那驗屍官又傳下婢阿好出來問話。問了幾句。阿好便供出意外的事情來。意外的事情。是甚麼呢。就係他的同伴阿花。昨晚忽然不知去向。這一件證據。據阿好的供詞。說阿花係梅英巧珠兩姊妹親近的侍婢。昨晚十一點鐘後。阿好攜着他上了四樓打睡。這時阿花自說牙痛。要向巧珠姑娘討藥。拿着一根洋蠟。下三樓去。後來阿好睡着。不曉得阿花有再上來沒有。今早起來的時候。就不見他了。驗屍官聽了這幾句話。略有些興頭。拿起茶盃。吃了幾口。又問阿好道。他拿去的洋蠟。有蠟蓋盛着沒有。阿好道。沒有。光拿着一根洋蠟。這時小鬼偵探。手持着一根洋蠟。突然跑出來問道。是這根不是。阿好道。不錯。驗屍官問偵探道。這洋蠟放在那處。偵探道。在後院子拾得的。驗屍官皺着眉。想了一想。說道。看這情形。他在後門跑出去的了。再傳黃昇出來問道。今早後門的門。是怎麼樣。黃昇道。是關起來。下了鎖的。照黃昇的話。分明昨晚有人放阿花出去後。再把這扇門關起的了。驗屍官又把這件事攔下。問阿好道。搬你家老爺的屍首到臥房的時候。你在那裏。阿好道。

我這時站在迴廊外頭。驗屍官道。這時巧珠姑娘在那裏。阿好道。巧珠姑娘在老爺的桌子。收拾那些紙張。驗屍官道。甚麼紙張。答道。這紙張像染有血痕的。驗屍官道。他拾了放在那裏。阿好道。光景放在身上的口袋。驗屍官正要問下去。忽然有人打門聲。黃昇連忙出去開門。那差役就領着亨利鎗砲公司的鑑定人進來。驗屍官就把剛纔那醫生呈出的彈子給他看。說道。這彈子是甚麼鎗上合用呢。那鑑定人接着。審視一回。說道。這彈子係士美士公司第三十一號的彈子。這公司所製造三十二號的短鎗。是合用的。黃昇聞了這話。慌慌忙忙說道。我老爺也有這號短鎗。我前幾天曾見過的。阿好應說道。這短鎗。老爺放在臥房洗面檯的抽屜。時時都有彈子裝着的。驗屍官喚一差役。至他身旁。唧唧咕咕。低聲說了幾句。那差役不敢怠慢。連忙跑上二樓。拿這短鎗下來。說道。這鎗確是放在洗面檯的抽屜內。這抽屜雖是鎖着。但鑰匙仍舊插着呢。驗屍官又把這短鎗遞與鑑定人。那人拆開一看道。對了。這短鎗分明用這彈子了。據這話看來。王詠仙這次真死得冤枉。被自己的短鎗轟死自己。總是這兇手。既是拿這短鎗轟他。爲甚麼能夠這樣從容。殺死人後。把這短鎗放還原處。再把這抽屜復行鎖起來呢。我正滿肚疑團。那鑑定人又道。這短鎗分明日來放了一發。這燻烟還有痕迹呢。這一句話。係極

緊要的證據。那驗屍官拿這短鎗。親自審視。說道。爲甚麼說有燻烟的痕迹呢。鎗桿裏頭。不是打掃得乾乾淨淨嗎。這是七發鎗。七個彈子。依舊裝着。你說放了一發。有甚麼證據。鑑定人道。這鎗放一發後。雖打掃乾淨。只是這彈子套。沒有打掃。你看這套內。不是有燻烟的痕迹嗎。驗屍官又細心一看。卽傳程雲越問道。這短鎗你見過沒有。程道。前兩三個月。因爲評論各國的兵備。談及鎗砲的事情。詠仙在這洗面檯。也曾拿出這鎗。給我看過的。驗屍官道。此後還有再見沒有。程雲越面色一白。說道。此後還見過一次。問道。甚麼時候。答道。前三個禮拜。問道。爲甚麼事情見着呢。程雲越支支離離說道。這個緣故。是說不出的。驗屍官道。那裏有說不出的緣故。程雲越低頭一想。道。真是不便說出的。請你問別樣事體罷。驗屍官正色道。這是甚麼說話。這樣重要的命案。不是頑的。你若不照實供出。恐怕你也有不便。程雲越道。我若說這緣故。就要供出人來。驗屍官道。有我作主。與你何涉。程雲越怔了一怔。說道。前三個禮拜。我到詠仙的書房。遺下了一張小刀子。翌日十下鐘。因削鉛筆。前往拿取。這時聞詠仙的臥房。似有聲響。我忙去一張。却見巧珠姑娘。拿着這短鎗翻來覆去。逐一觀看。我連忙轉身退出。却已被他瞧見。呼我進去詢問了種種說話。驗屍官道。他問甚麼。程道。他就問這短鎗的準頭。是怎樣。有甚麼

法子纔可以命中。發放後怎樣打掃的話。各人聽見這幾句話。都面面相覷。驗屍官亦默無一語。像是沈吟這中情節。余急跑至小鬼偵探身邊。附耳說道。供出真犯來了。偵探不贊一辭。只說道。就要審問那姑娘們。你可先去看看他們。他們住在三樓呢。余至是纔觸起我的心事。急上了三樓。小鬼偵探也跟着進來。我雖未見過梅英巧珠兩個。然猜他碰着這件事。定是憂傷異常。心裏要想幾句慰藉他們的說話。這兩隻脚。已行至梅英的房子。正要打門。忽聞房子裏頭。似有人含愁帶淚。怨罵人的聲音。這聲音却又清如夏玉。嬌似啼鶯。留心一聽。聞他說道。我甚麼都曉得。你還要瞞我。若不是你。有那一個敢下這毒手。我自幼同你住在一塊。雖愛親與他人不同。然時時也狠怕你。提防你的。我姊妹行中。實沒有一個像你這樣負心的。余聽這話。嚇了一驚。小鬼偵探急將門一推。室內陳設得十分精美。我已歎賞不置。纔一進門。便見有一貌可羞。花年方破瓜的女子。凭着這醉翁椅子上。我目眩神迷。話也說不出。偵探低聲道。這是梅英姑娘了。進了兩步。見玻璃窗下。又有一麗人。背着窗兒坐着。娉婷嫵娜。比剛纔所見的還要光豔。只是臉上似帶着一種慘淡的顏色。我心醉萬分。正定睛細看。那偵探又向我說道。巧珠姑娘就是他。我聞了巧珠這兩個字。心中暗道。這樣嬌貴的女子。未必能夠出這等兇狠

的事來。便起了要替他辯護的心事。這時梅英在醉翁椅子上站起來。向余道。問程雲越說。先生係何吉雄的代理人。賴春田先生。想是足下了。他的口音與我剛纔在門口聽着的聲音。正是一樣。是剛纔說姊妹行中沒有像你這樣負心。又狠怕你狠提防你這話。分明是梅英責罵巧珠的話了。我這時又像冷水澆背一般。一面答道。不錯。僕は賴春田。我剛說完。那坐在窗下的麗人。又起來招呼我們。小鬼偵探應酬了幾句。便道。驗屍官待你兩位許久了。請一塊出去罷。巧珠面色蒼白。不發一語。梅英道。始終要出去的。不要耽擱了日子罷。說畢。便攜着巧珠的手。跟着我們。一直跑到驗屍官座前。驗屍官先傳梅英詢問。余這時以爲梅英定是照剛纔責罵巧珠的話。一一都說出來。我甚替巧珠擔心。那驗屍官先問了幾句循例的話。再問道。你就這次案情上有甚麼聞見。答道。沒甚聞見。叔叔的屍首。我沒有進去看過。一切形狀。都是巧珠妹妹與程雲越說給我知道的。歇了一歇。又道。我當時跑到二樓的迴廊。正要走叔叔的房子。張張叔叔。却又害怕起來。始終沒有進去。房子裏頭的事。巧珠比我知得詳細呢。驗屍官道。此後自然要問他的。你在二樓迴廊的時候。這屍首已搬到臥房去沒有。答道。搬去了。驗屍官道。這時巧珠不是拿着甚麼紙張的樣子嗎。梅英道。甚麼紙張呢。一面說。一面瞧着巧珠道。你究

竟拿着甚麼紙張。巧珠聞了紙張這一句話。已恐惶無措。這時見梅英瞧了他一瞧。問他一句。更覺面如土色。驗屍官禁止梅英道。你不要問他。你見得怎樣。就說怎樣便是了。他放這紙張在口袋的時候。你瞧見嗎。梅英道。瞧不見。驗屍官又問昨夜見詠仙有異狀否。答道。絕無異狀。又問昨夜吃了晚飯後。幹甚麼事。答道。吃完晚飯。就回房子去了。又問詠仙有重要的書函。多數的金錢。匿着不給人知。沒有。答道。沒有。又問。日來有生面的人。到來找他。沒有。梅英遲遲疑疑。又瞧了巧珠一眼。纔說道。也不瞧見。又問。日來詠仙所接的書信。有可以供這件事的參攷。沒有。梅英道。叔叔不論甚麼事。都和我商量。這樣的書信。却是沒有的。驗屍官又問那不知去向的阿花。答道。阿花這個人。性情雖稍疎忽。然頗忠直。不是兇狠一路上人。又問短鎗的事。答道。叔叔買這短鎗回來的時候。見過一次。此後雖知他放在洗面檯的抽屜。却沒再有看見。叔叔書房臥房的事。平日都是巧珠經理。請問巧珠罷。這時陪審員中。又有一個站起來問道。你現在所講的話。都是真的嗎。梅答道。生平不好說謊。何況這件事呢。陪審員又道。詠仙的遺囑書。你見過沒有。梅英道。前幾年叔叔曾讀給我與巧珠聽過的。陪審員道。這遺囑書。往後有添改否。答道。沒有。陪審員道。你是這裏的人。各人的好歹。你總曉得。轟殺詠仙的人。你究竟知是

誰呢。問這一句。傍聽的人差不多都要停了鼻息。聽梅英怎樣回話。梅英略帶幾分憤意。說道。我叔叔和平忠厚的人。我與巧珠妹妹。當他作親生的父親一樣。自不用說。此外的人。不是感激他。就是疼愛他的。遭了這回事變。各人都感傷得了不得。那裏有人忍心下手去殺他呢。剛歇了口。又另有一陪審員站起來說道。王姑娘。你雖說不知那一個殺你叔叔。你心中究有可疑的人沒有呢。我們也爲你替叔叔追兇。你不必隱諱。我知梅英是疑巧珠的。陪審員又這樣盤詰。我以爲梅英必不免將巧珠供出來。心裏只管亂跳。少選梅英顫聲道。我心裏確沒有可疑的人。驗屍官將他的供詞。通通錄起。就令他退出。傳巧珠訊問。我見巧珠這時面色黯淡。知他有些虛怯。但因愛他的才貌。便生出保護他的心事來。恨不能做他的辯護士。替他剖辯。所以越發愛憐他。越發替他担心。驗屍官看看他的面色。便問道。你自幼便受你叔叔撫養麼。答道。十歲的時候。驗屍官道。你叔叔就把你們當親生女兒看待嗎。答道。是。又問道。聞說你與梅英。是從姊妹。也是同着一個時候。到這裏來嗎。答道。是。梅英與我的父親。同是那年內亂。被賊殺死。所以吾叔就接我們到這裏來。問道。你叔叔既是當你們係親生女兒。他又沒有親生兒子。這些財產。有分給你們的話沒有呢。答道。這些財產。當初已決意給與梅英。問道。你們兩個

是一律看待。爲甚麼分起彼此來。光讓與梅英呢。答道。這是吾叔的心事。我是不曉得的。我與梅英親疎是一樣。年紀也是一樣的。這話似有憤恨他叔叔偏心的神氣。驗屍官便接口問道。你怨恨你叔叔否。有將這個緣故質問你叔叔沒有。有要你叔叔改這遺囑書沒有呢。答道。我自少失父。得叔叔這樣看待。已是感恩戴德。那裏敢怨恨。那裏敢覬覦他的財產。驗屍官道。你聞你叔被人殺死的噩耗。這時驚駭否。巧珠道。這個自然了。這還待問麼。驗屍官道。雖然聞說你叔未死之前。你已覺他身上有些變異。答道。那一個說的。驗屍官道。現在所審問的證人。有一個說你當時不見叔叔出食堂。便忽忽忙忙。跑到二樓看他呢。巧珠道。吾叔本極守時間的人。忽然過了喫飯的時刻。還不見他出來。忙去看他。這是極尋常的事。有甚麼稀奇呢。驗屍官道。你叔的書房臥房。是那一個管理。答道。是我管理。問道。他臥房裏。有一張三抽的洗面桌子。你曉得否。答道。不錯。問道。你幾時開過這抽屜。答道。我昨天午後。偶在這桌子擦臉。曾開過這抽屜。我擦完臉。把這抽屜關起。這鑰匙還沒有拿出來。依舊插着呢。驗屍官道。這時短鎗。有套着彈子沒有。答這。這真是不曉得。然大約都是套着呢。驗屍官在桌子上。拿出一枝短鎗給他看道。就是這口短鎗了。你拿去看看罷。巧珠以事出意外。喫了一驚。驗屍官又道。今朝拿出來。

聲音沒有呢。答道。甚麼都聽不見。驗屍官正色道。你真沒聽着嗎。巧珠心裏一跳。面上一白。說道。真沒聽着。驗屍官道。聞昨晚阿花曾到你的房子討藥。有這件事沒有。巧珠像狼詫異的神氣道。他沒有到我的房子。今早起來。纔知阿花私自逃走呢。驗屍官道。阿花逃走。你疑他與這件事。是否有關係呢。答道。阿花是狠忠直的人。斷不會做這兇狠的事。或者他是知情。那就不敢作保了。驗屍官想了一想。又問道。聞說今朝搬詠仙的屍骸到臥室處。是你的主意。這種事情。不經警察署檢驗。是不能亂動的。這規矩。你曉得否。巧珠道。曉得是曉得的。總是當時方寸已亂。不管得甚麼是違法。總覺得搬他到牀上去。問心纔安的。驗屍官道。聞說搬這屍骸到臥室後。你還在這桌子旁。拾了甚麼紙片。放在口袋裏。這紙片是甚麼紙片呢。巧珠愕然道。紙片。紙片。……這事那一個說的。驗屍官道。那證人中有人親眼看着你的。你分明有意匿藏這嫌疑的證據品了。隱匿證據品。自然要牽涉隱匿的人了。巧珠這時却雍容道。這話我實在不能回答。驗屍官道。你說沒有拾了紙片嗎。巧珠道。爲甚麼要問及這事。若在我身上。能搜出那紙片來。我纔有話回答。不然。就……驗屍官道。沒話回答。就算認罪。你曉得否。巧珠低頭不語。那本來心疑巧珠的梅英。這時像要出來替他辯護的神氣。驗屍官又接續問道。你既是管理

你叔房子的事。不論甚麼時候。你若走進去。你叔父自然是不責怪你的了。巧珠道。自然。驗屍官道。聞你叔房子的鑰匙。不知丟在何處。你今早上二樓的時候。已經不見了嗎。巧珠道。是我當時急要開門。只是覓不着鑰匙。只得再下樓去。找程雲越與黃昇上去的。驗屍官道。這鑰匙是甚麼樣子的呢。巧珠閉目一想道。這鑰匙與別的鑰匙。是有分別的。那圈子都已破爛了。驗屍官道。你一見就可分辨得出嗎。巧珠道。是這時驗屍官向着身邊這位陪審員。唧唧咕咕。不知說甚麼事。那小鬼偵探。又匆匆跑到驗屍官面前。說了幾句。我疑小鬼偵探定將梅英責罵巧珠這番說話。和盤託出。心中好不焦灼。少選。驗屍官又問巧珠道。你說昨夜沒有到你叔的房子。然我卻找出你進去的憑據了。巧珠道。甚麼憑據。驗屍官道。你瞧。這帕子不是刺着你的名字麼。難道好說不是你的東西嗎。這是小鬼偵探今早在詠仙房子拾得的。你還有甚麼話辯解呢。巧珠道。這算得甚麼憑據。難道前一兩天。不會遺下。定要昨晚遺下麼。驗屍官見他這樣刁狡。不覺動了怒氣說道。甚麼時候遺失的。我卻不管。我且問你爲甚麼這帕子有燻煙的痕跡呢。巧珠道。就令帕子上有些痕迹。也算不得甚麼憑據。驗屍官道。用帕子拭抹短鎗。所以有燻煙的痕迹。是不是呢。哈哈。巧珠聽了這話。心血一縮。手足凍冷。顛巍巍的站也站不穩。梅

英連忙跑出去扶住他。那陪審員見了這般情形。向驗屍官道。看他的身子太虛弱了。恐攔不住。不如待明天再行審問罷。驗屍官雖是答應了。然一面仍實力追究這件事。再傳阿桂出來問道。這帕子是否你洗濯的。答道。是。問道。甚麼時候洗過的。答道。昨日洗的。問道。甚麼時候送到巧珠姑娘處。答道。昨日三點鐘後。和着各種衣服送上去的。阿桂這幾句。越發證實巧珠的嫌疑。巧珠自己恐慌。自不消說。旁聽人的視線。通注在巧珠一人身上。也有腹中笑罵的。也有替他捏着一把汗的。這是閑話不表。却說驗屍官檢齊各人的口供。攜着幾位陪審員。匆匆的出去。各人也紛紛星散。那小鬼偵探同着一個不三不四的人。使了一個眼色。那人會意。跟着巧珠去了。這時梅英指揮那些僮婢。收拾各樣東西。還未出去。余因走到他的身旁。慰藉他幾句。說道。剛纔這番審問。一點兒證據。都搜尋不出。光是找出有些嫌疑的人。既是說嫌疑。自然算不得真憑實據。你究竟說巧珠姑娘……梅英見我說出巧珠這兩個字。便嗚咽道。先生是個辯護士。看了這種事情。總有箇主見的。我近一兩年來。雖與巧珠有些意見。然我想巧珠。斷不是犯這大罪極惡的人。我儘可替他作保。將來對驗屍官怎樣說纔好呢。請先生指示。指示。余心中暗道。梅英分明是疑巧珠的人。爲甚麼又要替他回護。想是念着姊妹的情分。爲他留

些地步了。一面想一面答道。這種事情。要靠他人指教。是不行的。因為他人不能十分曉得這中情節。極容易說錯的。說錯一句。便把這件事弄糟了。豈不誤事。依我的愚見。現在除找尋巧珠無罪的證據外。更沒別個法子。梅英正要回話。那小鬼偵探又遠遠的呼我道。你來罷。你來罷。我連忙跑過來。見剛纔跟巧珠出去的人。早已回來。小鬼偵探正與他低聲耳語。偵探握着我的手說道。新聞……新聞。你快些來一聽罷。說完。又向那人道。此後又怎樣。那人道。等一會兒。便入了這房子。偵探道。那一間房子。那人道。三樓的東廂。偵探道。第一間。還是第二間。第一間是梅英的。第二間是巧珠的。那人道。第一間當是梅英的房子。巧珠進去後。我跟着進去。他聽見我的足音。回頭一顧。喫了一驚。我不管許事。大刺刺的坐下。他的神氣。有些倉皇。叫我拿一鐘清水來。天時這樣寒凍。那裏係吃水的時候。我只管出去拿來。這時他那雙眼睛不住的看着火爐。我細心一看。原來煤炭箱的煤炭。通通放到這火爐去。我越發覺得奇怪。故意道。煤炭多了。火快要熄的。急拿着火箱。向火爐一撥。却一點兒火都沒有。偵探道。糊塗得狠。此後他又怎樣。那人道。我就把這煤炭。一塊一塊拿出來。無意搜出一件寶貝來。我背着他。連忙放在身上。偵探道。甚麼寶貝。快拿出來看看罷。那人就在身上拿出一根鑰匙。細看這鑰匙。正缺了

圈子。分明係詠仙房子的鑰匙。這鑰匙爲甚麼緣故。落在巧珠的手。巧珠爲甚麼要埋沒這鑰匙。又爲甚麼不在自己的房子焚毀。要跑到梅英的房子呢。這真是一個悶葫蘆了。若將此案前後的情形。與及各人的供詞。比並參看起來。這根鑰匙。實這次犯罪最重要的證據物。因爲那兇手殺王詠仙後。拿了鑰匙。把那扇門關起。分明拿着這鑰匙的人。就是兇手了。余向來雖信得巧珠係一個嬌媚女子。斷不致行這兇暴的事。至是心裏也不免動搖起來。因問小鬼偵探道。你的意見。是怎麼樣。偵探目視着桌子上墨壺的蓋。說道。還有甚麼意見。若沒有做了惡事的人。怕甚麼審問。何必要面色青白。何必要說不出話來。何必要站也站不穩。我早知這鑰匙是巧珠匿着。我所以叫人跟着他呢。余道。你真疑巧珠麼。偵探道。我不是疑他。總是他的舉動。這樣詭秘。確是令人可疑呢。說完。又向那人道。你快去請巧珠來。我與偵探剛談了幾句。那人便領着巧珠進來。偵探見了巧珠。開口便道。這根鑰匙……爲甚麼巧珠知有些不妙。不待那偵探說完。連忙道。不錯。這鑰匙因有些委曲。已投向火爐去了。這些委曲。是不能對人說的。偵探道。不是要你說這委曲。你卻從何處得了這根鑰匙。巧珠道。這個緣故。也不能對人說的。說畢。便轉身跑到三樓去。偵探連忙跟着他走上了樓梯。却一點兒足音也聽不出來。余心裏

好不佩服那偵探的本事。這時梅英進來說道。剛纔不是聞巧珠說話的聲響麼。余道。那偵探剛纔請他出來。他甚麼話都沒有說。便出去了。梅英臉上帶着一種淒楚可憐之色。說道。請你替巧珠出個法子罷。驗屍官與及他們總有疑他的心事。但他確是無罪。我總可担保的。余道。驗屍官雖是疑他。卻找不出證據來。是不要緊的。那小鬼偵探担任這件事。不久當探出真犯來。這時巧珠的嫌疑。自然消滅了。正說話間。那小鬼偵探又在三樓下來。梅英抬頭一看。就站起來道。先生就是邱偵探嗎。巧珠這次實在抱屈。無辜受累。先生也該垂憐的呢。巧珠是無罪的人。我可替他作證人的。巧珠昨夜確沒有出房門口一步。我是曉得的。我的房子與他的房子。只隔一壁。他若有出來。我總知道的。況不經過我的房子。是不能下去的呢。偵探道。你不用說。我也明白。我一定替他出力的。你可放心。不久當可探出真犯。但你今晚可否到親戚處或兄弟們處。寄宿一晚。你若在這裏……梅英覺得離奇。連忙問道。我若出去。光留下巧珠一個。也不行的。偵探道。還有這些底下人相陪。打甚麼緊。因為你在這裏。偵探上有些不方便的地方。梅英道。既是這樣。伊利近街那何夫人處。是極相熟的。我今晚就到他家裏住一晚。便是。偵探道。這好極了。我還有話替巧珠姑娘商量。春田君這時沒甚麼事務。儘可同你一塊兒去的。

一面說一面吩咐僱車。余道：「馬上就去麼？」偵探道：「請你不要再耽擱。」余實在不懂得小鬼偵探的心事。心中好不迷惑。只得同着梅英上了馬車。送他到伊利近街。梅英在馬車拿出一頁信紙。用鉛筆寫了一百幾十個字。又拿一個郵筒。寫了人名住址。我見他封好了。說道：「替你送到郵便局去罷。」梅英道：「不敢奉勞了。」匆匆跳下車。將這封信投向街上的郵便箱。我雖看不見他這封信。是寄那一個的。心裏揣測。諒他定是寄給巧珠的。究竟猜得中猜不中。這是後事。暫且按下不表。却說余送梅英到何夫人處。直返寓所。把這件事打量一回。想道：「巧珠的嫌疑實在冤枉。我且試替他剖辯出來。看是如何。就把自己的意見。一條一條寫出來道。」

第一、程雲越說巧珠近來與他叔父詠仙有些不對。

按叔姪之間。有些意見。是極尋常的事。天下斷沒有因些少意見。便要去殺人的道理。

第二、下婢阿花到巧珠的房子後。便不知下落。

按巧珠說阿花始終沒有到他房子。這雖是一面之詞。然梅英也說那阿花不是這樣兇狠的人。阿花自與這件事。沒甚關係。更與巧珠沒甚關係。然不論如何。覓不得阿花出來。算不得證

據。

第三、梅英責罵巧珠這番說話

按這話雖是余與偵探親耳聽見的。但是否因這件事責罵他。究沒確實的憑據。況此後也不見梅英攻揭他。反欲替他辯護。分明是與我們的揣測有些不對了。

第四、巧珠遺下的帕子。有打抹短鎗的痕迹。又巧珠的供詞。含糊曖昧。一味支離。令人可疑。

按這帕子雖是巧珠的帕子。保無巧珠偶然遺下。爲那兇手拾得。就把這帕子拭那短鎗。若果如此。就不能將這事羅織到巧珠身上。至供詞曖昧這一層。尤不足據。大凡人碰着意外的事。方寸最容易亂的。方寸一亂。縱令有十分道理的事。也會說錯的了。所以要請人辯護。正爲着這箇緣故呢。

第五、搬詠仙的屍骸到臥房後。巧珠拾了甚麼血痕狼藉的紙片。放在身上。

按這事各證人都說遠遠瞧見。然皆是擬議之詞。是否紙片。已不足信。况說是血痕狼藉的紙片麼。

第六、巧珠隱匿詠仙房子的鑰匙。

這一條前思後想。總想不出替他辯護的說話來。好不失望。正在沈吟間。卻有派報紙的人。送每夕新聞來。急忙取來一閱。見第一板。用三號字標着「可恐之殺人案」這一條。大約說前業茶商之大富人王詠仙。昨晚不知因何事故。被人殺死。據醫生的診斷。說確係被短鎗的彈子轟殺的。至兇手爲誰。現在尙渺無影響云。始終沒有說出巧珠的名字。余略爲放心。這時門房又呈了一電報上來。余接着知係何吉雄的回電。電文寫道。頃有要公。要赴哈士頓。約一週間。乃可回寓。閱畢。擲下。又把鑰匙這件問題。從新替他想法子。搜索枯腸。究竟不能爲他洗刷。索性把這事擱下。到了翌朝。閱各報紙。巧珠的名字。依舊未有登出來。報上所說的事。大約都是我已知道的。最後卽有一標題寫着不知下落的證人。大意謂警察署長亦說不尋出下婢阿花。這事件究難明白。現在正分頭打探阿花的蹤跡。又說阿花是滿面麻子。若不是爲着這犯罪事件。斷無逃亡之理。末後說驗屍官昨日還未審竣。今天當再審問等語。余度巧珠十分焦急。連忙將事務所的事情。交代清楚。午後一時。便跑到詠仙家裏。誰知這時已審問完了。余急向書記程雲越尋問消息。他說這十二個陪審員有六人主張拘捕巧珠。送他到監

獄去。有六人說要搜尋阿花出來。得了確證。方可拘捕。驗屍官遂從了暫緩拘捕的意見。即命巧珠退出。巧珠今天像患病的樣子。甚爲頹唐。我聽這話。知巧珠決然不肯見客。心生一計。急去何夫人家裏找梅英。梅英一見我的名刺。就請我進去。憂形於色。向余說道。巧珠的事。是怎麼樣。余道。現在驗屍官說不搜出阿花。有了確據。是不能拘捕的。看這光景。巧珠的嫌疑。輕入許多了。你今天爲甚麼還不去。梅英無精打彩的說道。我昨夜將各種事情打量起來。我是不能回去的。不論何如。我是不能與巧珠住在一塊的。余覺得離奇。愕然道。爲甚麼緣故。梅英道。此中自有緣故。余道。明天就是詠仙出殯。你是他家裏的主人。一切身後的事。你若不回去。那一個替你料理呢。梅英低頭一想。說道。我晚些纔回去。你不要管我罷。我知勸他不來。又不知他爲着甚麼。只得抱着這箇悶葫蘆。辭了梅英出來。出了門首。抬頭一望。見對門的屋子樓上。有人延首引頸。頻頻窺探這邊。細心一看。却就是小鬼偵探那天令他窺伺巧珠的人。我心裏暗道。做偵探的人。真是善疑。這時又思疑到梅英。派人窺探他的舉動了。出來後轉了幾個灣。跑到十字街口。又有一人站着郵信箱旁。定了眼睛。看着我。我心裏又疑他係偵探。細看却是一英國裝束的紳士。我覺得奇怪。故意跑到他身旁。他連忙揭帽作禮說道。休要見怪。兄弟。

在歐洲有一個朋友。極像老哥。剛纔以爲就是他。細看纔知道認錯了。失禮得狠了。我那裏相信。知他定有些緣故。但不便詰問。只得含含糊糊。應酬他幾句。暗地裏記着他的狀貌。便匆匆跑回寓所。到晚上八點鐘後。巧珠送一封信來。我向來沒有與他通過信。知他一定爲着這件事。和我商量的。急展函一讀。信內只草草寫着「請卽枉過妾。」這五個字。以下就沒有字了。看他這封短信。知他一定狼狽萬分。忙急異常了。余立即起身。乘了馬車。盡力加上幾鞭。跑到他家裏。黃昇卽領我到客廳。這時巧珠卻對着火爐。沈沈若有所思。有客進來。也不曉得。黃昇走近他身邊說道。王姑娘。賴老爺來了。巧珠連忙站起。面色蒼白。向余問道。你見今晚的每夕新聞沒有。余道。還未見。他就向桌上拿出新聞一張給我道。你瞧。余接來一看。這報上却用三號字。登着殺王詠仙的人。疑係他家裏的養女王巧珠姑娘所爲。余一見也覺得有些難過。正要找幾句話慰藉他一番。巧珠却氣憤憤說道。這件事真正冤枉。爲甚麼疑到我身上呢。余道。你當時應該極力剖辯。這是甚麼事。你對驗屍官說的話。偏說得含含糊糊。怪不得他們要動疑的。你此後若有辯解的話。還是不怕的。巧珠道。我若可以辯解。難道還要自尋煩惱麼。這些事情。確有不能辯解的緣故。我所以要說得含糊的。余驚道。既不是犯罪。何以不能辯解。巧珠

道。是很難說的。余道。現在弄到這步田地。已經十分危險了。你是不曉得的。你試細心想一想。你若情甘受屈。便不用說。若係不然。將來不論如何。你終有必須辯解的一日。因為你不能辯解這話。是不能對人說的。若說出來。人就當你理絀詞窮。無可辯解了。巧珠道。你是個明白道理。曉得公事的人。難道你也疑我嗎。余道。說那裏話。我因為不疑你。纔對你說這種說話。你把種種事情。都放在肚子裏頭。不對我說一句。我空口講白話。聲聲說你是無罪。也是無濟於事的。你可否將這中情節。只對我一人說呢。當時這根鑰匙。你為甚麼能殼拿着。你明白告訴我。我自然有法子替你辯護。巧珠正色道。請你到那邊去。我把我確係無罪的證據。給你看罷。說完便轉身出去。上了樓梯。我在後頭跟着。巧珠一直跑入詠仙的臥房。跪在屍首面前。發了幾個若係我殺他的。將來怎樣怎樣的毒誓。號咷大哭一番。站起來向余道。我是否有罪。你總曉得了。若發假誓。比殺人的罪惡。還利害呢。我知姑娘們斷不敢發假誓。自然越發相信巧珠。確係無罪。但他既係無罪。本極易剖辯。為甚麼又說不能剖辯呢。隱匿這鑰匙的事。是此案關鍵。若不發表。這案斷難了結。難道他為着保全他人的名譽。恐怕若一辯解。便要供出他人的名字來。極令這人難過。故意不說出來。希冀含糊了結不成。若係這樣。巧珠分明代人受過。

其愚真不可及了。我一面思量。一面下樓。步至客廳。那梅英剛從何夫人這裏回來。我向他說了一兩句寒暄的話。便道：你可放心了。巧珠確係無罪。我總可相信了。梅英笑逐顏開的說道：得你相信。就……正欲說下去。巧珠恰走進來。梅英便歇了口。他們兩個怒目相視。像有些極不高興的神氣。我詫異萬分。巧珠像看出我的意思。向余道：賴先生。我有話替你商量。請你到這邊來。轉身便走。梅英道：我先對你說一句話罷。他們兩個便跑到後廂去。光留我坐在客廳。好不焦灼。暗想道：梅英與巧珠本是姊妹。爲甚麼緣故。怒目相視。這時又爲甚麼像親熱起來。正在滿肚疑團。摸不着頭腦。忽聞他們兩個吵鬧起來。傾耳一聽。却聞梅英說道：若是這樣。我與你是斷斷不能住在一塊的。你自然是嫌忌我。我也極不高興見你。明天我先搬出去罷。說畢。便聞開門的聲響。梅英蹣跚踉踉的跑了出來。像已忘却我坐在這裏的神氣。一見了我。喫了一驚。一直跑上二樓去。巧珠也跟着他出來。因爲爭論了一番。臉上氣色通紅。然神色卻甚自在。說道：賴先生。外間的人。真是通通疑我是兇手嗎。余笑道：到這時候。不肯疑你的人。除我一個外。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。余因欲乘勢探他的心事。進一步道：你爲甚麼始終不對我說一句明白的話呢。巧珠歎一口氣道：受疑的人。若只空言辯解。多說一句。就要多錯一

句越發令人犯疑的。水落自然石出。我看不到那時候。是很難明白的。現在不論多大本事的偵探。也未必能搜出真犯來。余道。我現在並不要你辯解。光問你一句話。昨日驗屍官審問的時候。有人說你在詠仙的桌子。拿了甚麼紙片。放在身上。這話真的還是假的呢。巧珠道。此外還有要訊問的事情沒有。余道。有是總有的。因為不問個明白。很難為你洗刷。巧珠道。這便難了。不論你怎樣問法。斷難答得你滿足的。余道。現在光問你一件。你先把這件告訴我罷。巧珠道。你既這樣關切。我不得不告訴你了。當時我確拾些紙片。放在身上。余道。拾這紙片。是甚麼意思。巧珠道。甚麼意思。却又難說出來的。余道。你頻頻說難說出來。你必然曉得真犯是誰了。巧珠道。實在不曉得。就令我將這緣故說出來。真犯也未必能說知道的。余心裏暗道。巧珠既是無罪。這些事情。本不必隱諱。他始終不肯吐實。他定有保護這真犯的心事了。照此看來。是真犯與巧珠。必係極要好的人。故此犧牲自己的名譽。也要去保護他。以這柔弱的女子。能說犧牲自己的名譽。保護別人。除了情人之外。斷沒有別個的。但情人究竟誰呢。莫不成就是程雲越。因為這兇手。斷不是在外頭跑進來的。若在家裏頭。除程雲越外。巧珠並無可以戀愛的人呀。看驗屍官審問程雲越的時候。程雲越的供詞。也像有一二分閃爍。總是他既與巧珠

這樣要好。爲甚麼當時又將巧珠怎麼向他研究放鎗的說話。通通供出來呢。況且既是至愛的人。斷沒有把情人恩父殺死的道理。又詠仙的財產。囑書上老早讓給梅英。若殺死詠仙。巧珠反變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。自己當書記的碗飯。也都破掉了。就令至愚極蠢。也斷沒有這個思想。據此看來。巧珠與程雲越兩個。並無可疑的形迹。到底真犯是那一個。真是大海茫然。成了無頭公案。現在巧珠說得這樣含糊。再去問他。他也未必肯盡吐出。不如明天去見見小鬼偵探。再作商量罷。主意既決。便即站起身來。與巧珠握手而別。却說余於翌早梳洗既完。便即往訪小鬼偵探。余既深信巧珠不是真犯。一見了小鬼偵探。便向他道。邱先生。你所疑的女子。都疑錯了。他們確不是真犯。偵探淡淡的答道。是嗎。只說一句。並不多着議論。余道。我昨晚到王家去查問巧珠一番。纔知他斷斷不是真犯。現在真犯更無着落。不知從那處下手。打算和你合力查訪。破這案情。偵探道。巧珠不是真犯。這一句話。就這樣容易下斷麼。余就將昨夜巧珠發誓的事。詳細告訴了一遍。并道。他如果有罪。恐怕未必有這樣胆大。發這箇假誓。總是看他的神氣。像是曉得真犯是誰。又像拚着自己的名譽不要。也要保護這個人的。我心裏測度這次犯罪。當是巧珠所鍾愛的人。做出來的。偵探看看我的面色。說道。巧珠鍾愛的人是誰。

余道。這是我一人揣測。沒有甚麼證據。姓名是更難說出口的。總是……偵探連忙道。看你的神氣。一定是疑程雲越。余道。不錯不錯。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了。偵探道。你爲甚麼起這個疑念。你看出程雲越戀愛巧珠的證據嗎。余道。證據是沒有的。偵探道。然則他兩個的舉動。有可疑的形迹嗎。余道。也沒有。偵探道。證據既沒有。形迹也無可疑之處。就要犯疑到他作兇手麼。雖然我曉得了。你一定是因這兇手。不是在外頭進來。他家裏的男子。只有一個程雲越。所以起了這個心事。是不是呢。余聽了偵探的話。覺得自己的本事。都被他看破。臉上一紅。說道。正是。偵探道。你疑程雲越。也是有理。我現在不論那一個。都留心看着。心裏所疑的人。雖有幾個。只是還沒有一個能夠找出證據的。你想和我合力去破這案麼。余道。只是我信得巧珠過。我要袒護巧珠的。偵探道。巧珠與梅英。曾否許嫁。他們和那個交情最密。你曉得麼。余道。這些事體。一點兒都不曉得。偵探道。詠仙被殺這一晚。聞說有個紳士拿着名刺。要見巧珠。你猜這人與這案有關係沒有。余道。不錯。是巧珠供出來的。這人的名字是李本廉。他就是巧珠的情夫。也未可知。偵探道。是否情夫。我現在不敢下斷語。因爲他住在那一處。他是甚麼人。還未曉得。你若搜出真犯。破這樁案。我有一個法子。不知你贊成麼。余道。甚麼法子。你快說罷。偵探道。就

是去交結那個紳士。余道：你說的紳士，就是李本廉嗎？偵探道：不是，卻是那個嚴千里。他是英國的紳士。係一個美男子。剛從英國到這裏來。闊綽得狠，就住在亨利街高陞客棧。他沒有出來應酬。還是一個極老實的人。余聽了這話，心裏就觸記起。昨天從何夫人家裏回來的時候，在十字街口，站在郵便箱旁邊，凝視着我那英國裝束的紳士，心裏暗道：難道就是這人不成？就把這事訴說出來。偵探道：或者就是他，也不定呢。今天或明天，你何不跑到高陞客棧，一直進去新聞縱覽室，定瞧見這嚴千里。你不要被他看出你的心事。你只管替他拉相好，他就不思疑了。余道：這嚴千里與這件事有關係麼？偵探道：現在還未曉得。你與他拉起相好來，留心窺探他的動靜，他有關係與否，自然曉得。余道：我於應酬一道，甚為劣拙，恐怕轉不妥當。你何不改裝易服去見他呢？偵探道：我一向是做偵探，無論怎樣改裝，他們一見，便會看出的。不如你去辦這件事罷。余答應了。正要走出，忽想着阿花的事，再問道：阿花的下落，是怎麼樣？偵探道：全不曉得。僕向來偵探逃亡的案，偵探得也不少了。總沒有逃匿得這樣秘密。或者他已經死掉。這屍首不知漂在何處，也未可知。我也担心得狠。若搜出阿花，這件事的始終曲折，就可全然曉得了。余因詠仙今日下午出殯，須要送葬，忙辭了偵探自去。葬事既畢，歸途與程雲越

同車說說笑笑。說起這次犯罪事件。余問道。聞是晚阿花實向後園逃走。後園的鑰匙。是那個管理呢。程道。這事是黃昇管理。余道。阿花逃出後。後園的門。能殼關起來。又下了鎖。分明有人和他同謀了。程道。是否同謀。雖不得而知。總是阿花出去後。斷不會自己把這扇門關起來。又下了鎖呢。必定有人跟着他。替他關門的了。余道。黃昇與阿花平日的交情。是怎樣呢。程道。你疑黃昇嗎。這是不對了。黃昇與阿花兩個。積不相能。時時我說你的歹話。你說我的壞話。我爲調停他們兩個。不知廢盡多少唇舌。黃昇若見阿花逃走。當時早已飛跑。報知主人。還肯替他關門麼。余道。究竟那一個替他關門的呢。此外。的鑰匙。有與後園的鑰匙相同沒有呢。程雲越沈吟一會說道。你說起來。我纔醒覺。這事我還未告訴驗屍官。其實與後園的鑰匙相同的。除了詠仙房子的鑰匙外。並沒有別個。余驚道。這不就是巧珠匿着的鑰匙麼。程道。正是這個鑰匙。詠仙開門的時候。一定放在身上。正門後門。都可以開的。余道。然則黃昇管理着正門後門的鑰匙。也可以至詠仙的房子了。程道。這又不然。詠仙是個極精細的人。他自己拿着的鑰匙。雖是合正門後門的用。至黃昇拿着的。是不能開他的房子。因爲黃昇拿着的。是中字形。詠仙拿着的。是甲字形。甲字形的各處都可以通用。至中字形的。只合正門後門上用的。余又把這

事攔下。再問道。昨晚的新聞。居然把巧珠的名字登出來了。程道。這是小鬼偵探故意弄出來的。余覺得離奇。說道。小鬼偵探糊塗極了。把無罪的人。任意誣讎。只是你怎樣曉得。程道。昨早小鬼偵探特意說給我知道的。余道。他怎樣說。程道。他說若將巧珠的名字登出來。這真犯或者悔悟。出來自首。余道。小鬼偵探昨天的話。也有幾分說巧珠是無罪的呢。程道。他更說這次犯罪的人。或者與巧珠有些關係。令他知道巧珠。也被人疑了。便覺得自己更難狡卸。余聽了這話。心裏實在佩服小鬼偵探的本事。我始終沒有把各種事情說出來。他老早看出巧珠是個無罪。又能設思疑這次犯罪。係戀愛巧珠的人弄出來的。只是他爲甚麼不對我說。偏要對程雲越說呢。不錯不錯。我曉得了。他的意見。與我一樣。也有幾分思疑程雲越。他定是故意把這話對程雲越說。要試試他的神色的。程雲越不曉得他的心事。却反對人直說。真是可笑。這時馬車已到了王家門首。程雲越下了車。我一直返寓。到了晚上。巧珠派人送了一信來。寫道。妾與梅英因有別樣緣故。斷難與他同居。今天打算搬到鄰右去住。但心裏很不舒服。除有要緊的事情外。概不見客。恐君枉過。特此奉告云云。他們分居事。當時我本會聽梅英說過的。但以爲女孩子一時憤激的話。故不甚留意。現在真有這事。甚是奇怪。要去問個明白。他又不肯

見客置之不問。心中殊爲焦灼。這時剛值何吉雄回來。他日來冒了風寒。身體不適。是乘了病車回來的。王詠仙被殺的事。他似還未曾知道。我見他身子既不舒服。也不便把這不高興的事。去告訴他。這是閑話。不表。却說翌早起來。依了小鬼偵探的話。去找那英國紳士嚴千里。僱了一座馬車。直到亨利街高陞客棧。走入新聞紙縱覽室坐下。剛閱了幾家報紙。就見有一英國裝扮的紳士慢步進來。凝神一看。與那天在十字街口所見的人。一點兒都不錯。他也像還記得那天的事。這雙眼睛。頻頻射着我。我看他的舉動。甚是溫文爾雅。不像個作惡犯法的人。正要與他扳談。他不知想着甚麼事。又匆匆出去了。湊巧有一個相識的人。也在這裏看報紙。我向他問道。剛纔出去這位英國裝扮的紳士。你認得他否。那人道。認卻不認得。但我天天到這裏來。聞人說他是英國甚麼貴族。名字喚作嚴千里。近數日纔到美國。似不大出來應酬。戲院館子宴會的地方。雖頻頻碰見他。但和他來往的人。似還不多呢。余道。他是紳士嗎。那人道。看他的舉動。若不是紳士……余道。你與他扳談過沒有。那人道。談是談過的。但我問一句。他只答一句。沒有與他深談。余道。然則他的詳細履歷。你未必曉得了。那人道。詳細是不曉得的。余聽了此話。有些掃興。今天頭一天到這裏來。摸不着頭腦。心裏暗暗想道。奇怪了。小鬼偵探

爲甚麼疑到這紳士呢。據我的朋友說他問一句。答一句。分明是箇老成慎重一路上的人。若係作奸犯科等輩。斷不是這種舉動。只是他究爲着甚麼事體。來到美國來呢。若不先行打探出來。是不行的。左思右想。總想不出打探的法子來。這時人都散了。我也回寓。到了翌日。我又依舊跑到高陞客棧去。這時嚴千里正在新聞縱覽室。一見了我進來。又卽退出。我失望萬分。要找小鬼偵探。把這事告訴他。連忙走到小鬼偵探家裏。剛值他又出門去了。不得已往訪梅英。意欲問他近來有甚麼消息。一步步踱至伊利近街。一直上了三樓。走入梅英的房子。梅英却躺在那靠几上。無精打彩。一見了我的面。便站起身來。他兩個眼睛。還帶着淚痕。喉嚨還有些哽咽着。向余道。阿花的下落。曉得沒有。余道。還未曉得。梅英道。小鬼偵探說這兩三天定可搜出。余道。小鬼偵探可在這裏麼。梅英道。他是頻頻來的。我請他將每天查察的事告訴我。剛纔他到這裏。正爲着這事呢。你日來可有去見巧珠沒有。余道。沒有。這時梅英像觸記起一件事。說道。幾乎忘記了。我有一點兒事情。要拜託你。余道。甚麼事件。只管吩咐罷。梅英道。這是小鬼偵探相勸的。吾叔本來著有一冊東洋風土記。差不多要告成了。無端碰着這意外的事。九仞之山。虧於一簣。實在可惜。小鬼偵探勸我將這部書續成。趕緊出版。俾完成叔叔的心事。余

道。把這書刊出來。是一件極好的事。只是別人補續。是很難的。梅英道。我也是這樣想法。後來請程雲越出來問他。可否補續。他說吾叔把這書的綱目。都已編定。此外又有許多參考書。若有人替他編輯起來。指日便可成書。這時偵探就推薦你。說你博學多材。又與吾叔素有交情。擔任這事。是最適當的。但恐你公事忙。沒有這個工夫。賴先生。請你念在吾叔平日交情。每天分兩三點鐘時候。替吾叔做成這件未竟的事罷。我聽了這話。知偵探薦我到這裏來。定是想我打探這裏的事情起見。謙遜了幾句。就答應了他。一面便立起身來。同梅英來見程雲越。大家齊到詠仙的書房。檢這部東洋風土記的草稿出來。仔細一繙。果然綱目編次。已井然可觀。余故意道。這已有八九成的工夫。程先生始終經手。恐怕做不來。請偏勞程先生罷。程雲越答道。光我一個。是弄不成功的。一定請你幫幫忙。屬在相好。不要客氣。我知這事是辭不脫。便道。既是這樣。早一天開辦。便早一天成功。我自明日為始。天天到這裏來。只是末後這一冊。請你找人謄過。因為濺了這些血痕。看見了心裏。是很難過的。梅英聽着。自然有些悽愴。程雲越連忙說了幾聲不錯不錯。我就與他約定每日編輯的時間。便告辭回寓。一宿無話。却說翌早起來。梳洗完了。便閱報紙。報上登有詠仙生前所寫的遺囑書。果然一百幾十萬的財產。通

讓給梅英一人承受。巧珠僅得某銀行五千金的股票。及別莊一所。此外便甚麼都沒有了。余將這事打量了一回。就出到事務所。把日來公事。交代清楚。便去訪小鬼偵探。偵探開口便道。嚴千里與王姑娘的關係。你打聽得如何。余十分詫異問道。嚴千里係與王姑娘有關係的人嗎。偵探道。因為有關係。所以請你去打探。余道。你說王姑娘是梅英還是巧珠呢。偵探道。尙未分明。正要打探。余就將那天到高陞客棧的事情。細說一番。偵探道。嚴千里的事情。緩一步。再去打探。也不要緊。我今另外拜託你一件事罷。余道。又是甚麼事體。偵探道。并非別樣難事。不過要請你天天到詠仙家裏一次。余道。就是編輯東洋風土記這一件事嗎。昨晚梅英已經面託我了。只是天天到他家裏。打探甚麼呢。偵探道。梅英和巧珠兩個。似乎鬧了意見。你也該曉得。我看他兩個神氣。這些意見。不是近來一兩天鬧出來的。定是前幾年的事。此中必有個原因。若不曉得這個原因。要查察這次犯罪的原因。是很棘手的。余道。他們兩個。有些不對。我是曉得的。但現在梅英與巧珠。都已分居。要去打探。也很費事呢。偵探道。分居更好。若住在一塊。互相防備。各人各懷着鬼胎。不敢亂說。我們就難偵探了。今不是同居。便無所忌憚。你以說話。他必定盡情吐露的。但你卻不必直接去問他們。最好是私詢他們的婢僕。或向程雲越

打聽更妙呢。余道：甚是甚是。我曉得了。現在阿花的下落，有些消息麼？偵探道：怪極。至今仍毫無影響。我拿時鏢一看，天色已不早。我要踐昨日的約，到王家去。就與偵探作別，一逕跑到王家。直入詠仙的房子。程雲越先已坐候。我就將風士記的事，彼此商量一回。編檢一回。說說笑笑。自鳴鐘已報五時。余便站起來說道：程君，你也該歇歇了。我八點鐘後再來罷。說畢，便下樓去。剛要出門，却碰着梅英。他說有話替我商量。領我到他的房子，讓我坐下。便道：我有些小事，求你指教。請你明白告訴我。因為除了先生，並沒有可以商量的人。余道：何吉雄也狠關切。現在患病，不能出來。頻頻囑我致意。大家是兄弟姊妹一樣，有甚麼委曲的話，不怕對我說。我的力量，可以做到的，一定效力。我的見識，可以見得到的，一定奉告。梅英沉吟一會道：我的話，是問得狠離奇的。余道：不要緊。你只管說罷。梅英道：比方有一個人，做了惡事。後來他自己知道錯了。這人還可以作善人麼？余心裏暗吃一驚，問道：做惡事的人，男子還是女子呢？梅英道：男女不是一樣嗎？余道：不錯。只是要看他所做的惡事，是甚麼性質。纔能設下斷語呢。比方他做的事，是無意弄錯的，自然是個無罪。若是故意造出罪孽，或與人命有干連的事，若不明白寫了親供，及奉行可以抵償罪惡的大功德，那罪惡不論何時，也不能消滅的。梅英道：若不肯明

白親供。受過相當的懲罰。就不可以改作善人嗎。余道。這個自然了。若不將自己所做的惡事供出來。這些惡事。還藏在心裏。如何能改過遷善。另做善人呢。我正要盤詰下去。又恐他見疑。以後就甚麼事都不肯再對我說。因此我託詞有事。便要興辭。梅英聽了我這話。也像甚爲失望的樣子。也不說一聲挽留的話。我一面走路。一面想道。梅英是的確疑巧珠的。剛纔問我這幾句話。定是有爲而言。難道因巧珠殺了叔父後。懼罪悔過不成。抑或還是爲着別人呢。不知不覺。便行至大門首。却碰着黃昇。我就問詠仙被殺這一晚。拿名刺往見巧珠的李本廉。這個人的容貌舉止。是怎麼樣。他說只見過那名刺上三個字。此外甚麼都不曉得。我知他係有意慎重。也不便再問他。不得已快快返寓。却說我自受了梅英囑託後。天天走到他家裏。時與程雲越談天說地。說話間自然有種妙法。勾探這裏的內事。祇是程雲越是一個寡言慎行的人。我問他一句。他只答一句。至問及巧珠梅英他們身上事情。他便多方搪塞。不肯告人。看他的神氣。極像心裏也曉得真犯是誰。極力爲他回護的。這裏的男女婢僕。通是一樣。所說的話。都是十分圓通虛漠。絕不肯下一十成死語。令人無從捉摸。梅英的脾氣。更覺奇怪。有時信口亂道。有時守口如瓶。哀樂無端。悲歡靡定。一舉一動。一笑一嘔。都是令人難測。我

背地裏去窺他。大約都係含愁帶淚。淒苦萬狀。究竟爲着甚麼緣故。憂傷到這個田地。始終不曉得。心裏越發覺得奇怪。越發要查個明白。但他家裏的人。既是這般祕密謹慎。除直接去試探梅英外。實沒有別個法子。那天我剛進來。見梅英站在客廳門口。像是等候人的神氣。我便誘他說話。走到他身邊說。好幾天沒見了。平時他一見我到。一定連忙讓我進客廳去。這一天却冷冷落落。隨便一兩句應酬的話。余道。現在有時候許我說幾句話沒有呢。梅英回顧一看壁上這自鳴鐘。答道。請明天見教罷。余道。有要緊的事奉告。明天怕……我還未說完。他就說請進來罷。我就跟着他進了客廳。余先開口說道。這次犯罪事件。你心裏究竟有思疑的人沒有呢。真犯是誰。又爲甚麼下這毒手。現在偵探跑了十幾天。都毫無頭緒。你若不據實說出。這樁案將來不知鬧到怎麼樣了。梅英聽了我言。像極不高興道。要我供甚麼出來。余道。你若知道了真犯。就將你知道的供將出來。梅英道。偵探都不曉得。我如何曉得。余道。你雖不曉得。然心中總有疑着的人。疑着的人。你也不肯說出。我們如何能設替巧珠設法呢。當時驗屍官審問的情形。你也該曉得。現在外間的人。通說巧珠是個真犯。你若不念巧珠是姊妹。自不用說。不然我勸你不要再遲疑了。因爲不搜出別個罪人來。就要送巧珠到監獄去了。梅英聞着監

獄這兩個字。面色一白道。外邊爲甚麼要疑巧珠。難道因他拿着這鑰匙不成。此一語卻令余吃了一驚。巧珠匿了鑰匙的事。除我與偵探外。沒有一個知道的。就係那驗屍官也不知道。所以不能拘捕巧珠。這事是極祕密。小鬼偵探斷無洩漏的道理。現在梅英說出這話。豈不奇怪。他如何會曉得呢。難道巧珠告訴他不成。只是巧珠也知到梅英疑他。就令極愚蠢的人。斷沒有將自己要緊祕事。告訴他人的道理。余就連忙問道。鑰匙的事。你從何處得來。梅英纔知失言。含含糊糊答不出話來。歇了一歇纔道。不錯不錯。像是聽你說的。余道。我沒有說。梅英道。這封手書的事……手書是誰的手書。我始終不知道。更覺可怪。忙問他道。你說手書。是甚麼手書。巧珠還有手書匿着嗎。誰說給你知道的。梅英低頭想一。想道。我老實對你說。這是巧珠說的。余道。巧珠怎樣子對你說。梅英道。他問我可否將匿着的鑰匙與手書。呈與偵探。余道。巧珠真是對你說這事嗎。他要匿着這鑰匙與手書的緣故。你可詳細問他。麼。梅英道。沒有。余道。你不詳細問他。他斷沒有將這種事說出來的道理。梅英道。真是不知詳細。就只曉得這鑰匙與這手書。余道。此外真沒有麼。梅英道。是。余道。你不知這詳細。當更思疑巧珠了。梅英道。我斷不疑他。我雖不曉得他爲甚麼匿着這些東西。然巧珠斷不是要殺叔叔的人。也沒有要殺叔叔

的緣故。余道。然則你當想個法子。爲巧珠解這嫌疑。纔是梅英作色道。你却疑起我來嗎。聽你的語氣。不是要我自己認了罪。免至牽累巧珠麼。余道。我那裏有這個心事。你說巧珠是無罪。我總相信的。只是巧珠匿着這些東西。卻不肯說出爲甚麼要匿着東西的緣故。此中定有委曲。我度巧珠的心事。定爲着回護這犯罪的人起見。巧珠拚着犧牲自己的名譽。也要回護這個人。他與這人。必是很相得的了。究竟是那一個。你與他住在一塊。也該知得的。雖不知得十分清楚。心裏必有猜度的人。你猜度的人是誰。何不告訴出來呢。梅英低着頭。一言不發。余又追緊一句道。巧珠犧牲名譽。也要回護他的情人。這情人究竟是誰。梅英道。我真不曉得。余道。你不曉得。就算拉到罷。我還有一句話問你。你前日在二樓責罵巧珠的話。不是分明疑巧珠麼。梅英吃了一驚說道。沒有這事。余道。你不要瞞我了。我當時與小鬼偵探是親耳聽着呢。梅英道。是甚麼時候的事。余道。是頭一次見你時的事。梅英支支離離正要遮飾此事。余那肯放鬆。乘勢窮詰他道。你昨日問我有人做了惡事。後來可否改做善人。這話究竟爲着那一個而發呢。爲甚麼問起這話來呢。梅英正要回答。忽有人打門。門開處。只見黃昇手拿着一個名刺進來。梅英接着。一看。便放在身上。向余道。現在有客到來。請改天再談罷。余心裏疑着這客。定

是剛纔梅英在客廳門口等着的人。極欲一看這名刺是甚麼名字。可惜梅英連忙懷着。余這時不便久坐。轉身便上二樓。上了幾步扶梯。回頭一看。便見嚴千里大踏步進來。東瞧西望。也像見了我的樣子。這嚴千里究竟爲着甚麼事體。到美國來。又怎麼認識得梅英。梅英又爲着甚麼緣故。要等候他來呢。心裏好不迷惑。要找程雲越問個明白。程雲越正伏案凝神編輯這部風土記。一見我進來。便問道。你的面色青白得很。近來體子有些不舒服麼。余道。沒有甚麼。我現在有些要緊事體編輯的事。今晚總要歇一歇。你暫把這事攔下。我和你說幾句話罷。程雲越將筆丟下。問道。究竟爲着甚麼事體。這樣忙急。余道。我這話想問你有好幾日了。只是難於啓齒。今忍不住了。殺詠仙的人。你是一定曉得的。雲越道。我那裏曉得。余道。你在這裏有一年半載。這裏的內事。大約也該知道。難道那個是好的。那個是歹的。心中也無分別嗎。程雲越作色道。你又出奇了。我和詠仙是甚麼交情。難道知道兇手是誰。還要爲這兇手回護。令他沈冤嗎。還要等到這時足下殷殷下問。纔說出來嗎。至若這裏的內事。我雖是略知一二。只是朋友的家事。怎好隨便對外邊人說呢。你既是這樣熱心。爲詠仙追究兇手。你只管留心查察便了。我聽了他的話。覺得甚有道理。不便細問。但看他的神氣。心裏頭却像有疑着的人。心生一

計要拉他上館子去。請他吃幾鐘酒。試試他的口供。故意道。你既是這樣說。那兇手你也不能知道。我還瞎查作甚麼。今晚心裏悶煞。一塊兒出大街上逛逛罷。雲越道。甚好甚好。等我上去穿了外套。同你一塊兒出去罷。說畢便上三樓去。我走出迴廊等着。少選他穿了外套下來。我就跟着他下樓。剛行了幾步。他便歇了足。緊握着這鐵扶手。愕然不發一語。我覺得奇怪。問道。程君程君。你爲甚麼。我忙要下去一看。他又拉着我。低聽說道。你不要忙。等一等……余又道。爲甚麼。程雲越這時纔道。你瞧。現在從客廳出來的人。你認得。不。余抬頭一看。就是梅英送嚴千里出去。便道。這不是嚴千里嗎。程雲越氣憤憤道。真可惡。真可惡。他又要到這裏來。余道。他甚麼可惡。程雲越道。他就是兇手。殺詠仙的人。就是他。了。程雲越纔說不知兇手是誰。現在又說嚴千里是兇手。何前言不對後語。我正要質詰他。他飛也似的跑了下樓。我遲疑一會。瞥眼就不見了他。不知他走過那處去了。我這時又想着梅英的事。要把剛纔詰問他的話。再問一回。看他怎樣回答。便出了客廳。只見黃昇恭恭敬敬。手裏拿着一張紙片。呈給我道。王姑娘說不舒服。吩咐小的。將這封信呈上老爺。余接着一看。却用鉛筆潦潦草草寫着幾十個字道。賴先生。你真令我難過。偏要找這些無可回答極難回答的話。拿來問我。這些事我始終不曉得。

我實在怕見你。請你不要再把這事下問了。我看完信踱來踱去。打量這事。黃昇又跑到我身旁。低聲說道。賴老爺。你前幾天不是要查問王老爺被殺這一晚。來找巧珠姑娘這位李本廉相貌嗎。剛纔出來這位紳士。就是他了。賴老爺。你可曾瞧見了麼。余驚道。這嚴千里就是李本廉嗎。黃昇道。同是一人。他從前到這裏來。我就拿他的名刺。呈給巧珠姑娘。巧珠姑娘嚇了一驚。沈吟半晌。就說擋駕。我出來回他。他却不大理會。一直跑到客廳內去。躺在睡椅子上。說疲倦得狠。要吃一口涼水。我那敢怠慢。趕快拿着琉璃鐘出去。倒了一鐘涼水回來。他却不知走到那裏去了。我覺得奇怪。到門房一問。却說并未始終看見他出去。所以這裏的人。大約疑着殺王老爺的人。一定是他。只是這人是來找巧珠姑娘的。各人礙着巧珠姑娘情面。都不肯說出來。今天他又改易姓名。要找梅英姑娘。將來不知更鬧出甚麼事體來呢。阿桂阿好他們。剛纔替我商量。要把這些事情告訴賴老爺呢。我聽了黃昇這話。且驚且喜。驚是驚這案情之離奇。喜是喜這案情有了頭緒。一面吩咐了黃昇幾句。不要張皇的話。一面我做我事。直跑出來。心中將黃昇的說話。程雲越的神色。打量一回。暗想巧珠犧牲名譽。也要爲他回護的人。定是這嚴千里。分明嚴千里與巧珠的交情。是了不得了。只是詠仙是最惡英國人的。自然不許

他們訂婚。並不喜歡他到自己家裏。故此嚴千里改了姓名。來見巧珠。那巧珠不曉得他的委曲。不肯出來見他。他疑心生暗鬼。又以為詠仙從中梗阻。越發銜恨起來。所以要殺詠仙。這天嚴千里進了客廳。忽然不知去向。分明躲在那一處。到夜深人靜的時候。出來下這毒手的。但嚴千里今天為甚麼又要來見梅英呢。左思右想。不知不覺就回到寓所。到了翌日。剛纔起來。門房拿着一個名刺進來。這樣清早便來了客。我以為有甚麼要緊的事情。連忙接着。一看。名刺上却寫着嚴千里寓德忌利街老廣安棧幾個字。我十分詫異。暗道。嚴千里為甚麼要找起我來呢。他本來住在亨利街。現在他又寓在德忌利街。難道別人不成。因即吩咐門房。請他進來。見面後寒暄了幾句。便道。近來看各報紙的廣告。知先生就代何吉雄先生經理一切辯護的事情。特來請教。余道。甚麼事體呢。嚴千里道。我有一個朋友。是英國人。今年到美國來。在海水浴場與這處一位姑娘要好起來。要訂婚約。我聽他說了這幾句。他的心事。便知道了好幾分。余道。還有呢。答道。後來這位姑娘的父親……不是他的父親。乃係他的叔叔。但雖是叔叔。也與父親一樣的……這位姑娘將自己的婚事。告訴叔叔。他的叔叔。不知因甚麼緣故。極憎厭英國人。抵死不許他和這人結婚。這人就與這姑娘商量。說待他的叔父的氣平了。再行成

婚。及過了幾日。這人因有要事。要回英國去。恐怕回國後。這事有中變。要這女子秘密行訂婚禮。這女子卻答應了。同他到羅士附近的和尚寺。行了訂婚的儀式。當時在場的人。是這女子的朋友。他的朋友亦是女子。此外還有見證的和尙。及一兩個底下人。訂了婚後。這人就匆匆返了本國。此次回來。這女子却變了心。不欲替這人結婚。據此看來。我的朋友。究竟有娶這女子的權利沒有呢。抑或秘密婚約。沒有効力呢。據貴國的法律。不知怎麼判斷。余道。敵國的法律。定婚姻這件事。要男女兩個訂約。女子若滿了十八歲。不是瘋癲白癡。縱令沒有見證人。也可以成爲夫婦。大凡訂了某某爲夫某某爲婦的約。這時法律上就當他作夫婦了。嚴千里若甚得意道。然則我剛纔所說這英國人。據貴國的法律。不是可將這女子作爲自己的妻子嗎。余道。不錯。只是一鬧起來。定要提出裁判所。這時要有訂婚約的確據纔好。若沒有確據。陪審官判斷起來。定是要袒護女子的。貴友這件事。一定有拿着真確的證據了。嚴千里沈吟一會道。十分真確的證據。却是沒有。余道。這時見證的和尙。與及此外的人。去了那裏。嚴千里道。這和尚前兩三個月已死掉了。這些底下人。老早辭了工。這女子的朋友。現在雖在這裏。只是因種種事情。他也袒護這女子呢。余道在那和尚寺受取的證書。放在那裏。嚴千里道。一向是這

女子拿着。光景他已埋沒了。他不知出了甚麼法子。把從前在寺訂約的地方。也都更改過了。余道。甚麼證據都沒有。這就不能提出裁判所了。嚴千里道。雖不能提出裁判所。然秘密婚約。既爲法律所許。自有辦法。我要把老哥這番說話。告訴敝友。何不將老哥的意見。詳細寫出來呢。我就叫人拿筆墨來。將剛纔所說的話。大概寫給他。他自頭至尾。讀了一回。放在身上。嘆一口氣道。老哥。你所戀愛所羨慕。所謂絕代佳人。就是這女子了。老哥不知這女子的歷史。不知這女子與我的交情……說到這處。就歇了口。我不解他這話。是何用意。正要詰問。他連忙站起來說道。不用說了。不用說了。就拂衣而出。我挽留他不住。只能任他揚長而去。我這時摸不着頭腦。暗想道。聽他的口吻。他定是與巧珠訂了密約。現在巧珠翻悔起來。不知聽了那一個的說話。疑我與巧珠要好。巧珠因此要翻悔。所以特地來見我。把巧珠已經與人訂了婚約的事。告訴我的。但他既與巧珠私訂婚約。定與這次犯罪事件。大有關係。正可向他根究。到了下午五點鐘。我就直到德忌利街老廣安棧找他。這客棧的賬房。說他要到英國去。三點鐘的時候。已經開船了。我不相信。到輪船公司一問。這船單上。果然有嚴千里的名字。我越發覺得奇怪。心裏越發要疑着他畏罪逃匿。急要把這事告訴小鬼偵探。忽想起程雲越說他就是兇

手這話來。却不如先去問問程雲越。連忙回了寓所。寫一封信把嚴千里回國的事。通知小鬼偵探。恰好程雲越自己跑來。我讓他坐下。說道。你來得真正巧。我正要過訪。有事請教呢。程雲越道。有何見教。余道。昨日你說嚴千里就是兇手。你向來沒有對我說過。你自從甚麼時候。纔疑着他呢。程雲越似甚迷惑。搔首說道。我昨日的話。實係一時憤激之言。此人卻無犯罪的證據。其實我始終沒有疑着他。余道。你還要替他回護嗎。那黃昇與及詠仙家裏的人。通要疑他。光你一個。要相信他。沒有這個道理。程雲越吃了一驚道。黃昇對你說他可疑嗎。余道。是黃昇會說他那晚跑到詠仙家裏。後來不見他出來。所以疑他。你不是也說見他在二樓的迴廊。踱來踱去嗎。程雲越道。我若見他在二樓的迴廊。踱來踱去。時當豈有不告訴驗屍官的道理嗎。我當時實心神迷亂。覺他可疑。後來聽了黃昇的話。更生疑他的心事。其實我疑他的緣故。是說不出口的。余道。你既是疑他。就令心神迷亂。不足爲憑。何妨說出來給我們參考呢。程雲越沈吟道。詠仙被殺這前一兩天。我因事到後門旁邊。見他站在門口。像窺探這裏的神氣。一見我面。轉身便去。我當時雖不曉得他是誰。總是這樣排場的紳士。窺探人家的屋子。是狠奇妙的事。余道。這是確鑿的實事。何嘗心神迷亂。程雲越道。還有呢。我覺得奇妙。心裏頻頻記着。

到了晚上。做了一個非常可怖的夢來。余道。是甚麼夢。程雲越道。這夢說起來。實在可笑。就見他跑進來。拿着一口短鎗。自我背後。放了一發。我就驚醒。做夢的事。有甚稀奇。我初不留意。到了翌早。又見有一人在大門口。踱來踱去。一見着我。又飛也似的跑去了。這人的狀貌。與昨晚所見的。却不相上下。因此心裏十分狐疑。本要把這事告訴詠仙。後來恐怕大驚小怪。便又中止。這真是千差萬錯了。若這時對詠仙說一聲。令詠仙稍爲防備。斷不至有今日這樁事了。我至今還悔恨到了不得的。余道。你說晚上……程雲越卽接口道。到了晚上。我在二樓下來。又見這人站在門口。拿着一個名刺。遞給黃昇。後來問黃昇說他的名刺。是李本廉。是要見巧珠的。當時以爲是巧珠的朋友。他窺探這處的緣故。全爲着覓人起見。把日裏疑他的心事。差不多煙消雲散了。這晚湊巧。又做一個夢。又見他拿着一口短鎗。這次不是殺我。却走到詠仙的房子。向着詠仙。放了一發。心裏一跳。便又醒了。當時是否真被槍聲驚醒。魂夢朦朧之間。無從知悉。心裏只道。醫生說夜間頻頻發夢。便是胃病。難道我得了胃病不成。便又沈沈睡去。到起來的時候。果然詠仙被人殺死。我這時又驚恐。又迷惑。却又像做了夢一樣呢。余道。原來如此。總是這番說話。你像沒有對驗屍官說過呢。程雲越道。我本來也要對驗屍官說的。但一則以

爲做夢的事。不足爲憑。二則說出來便要牽涉巧珠。所以遲遲疑疑。始終沒有說出來。昨日却又碰着他。又聞你說他是嚴千里。便知道他從前所用的名字。乃是僞名字。所以不知不覺。便疑着他是兇手呢。余聽程雲越說完這些夢話。又欲打聽嚴千里與巧珠曾否有交情。并嚴千里說在海水浴交結巧珠的事。忙問道。去年夏天的時候。詠仙曾到那一處避暑呢。程雲越覺問得唐突。沈吟道。這些富家翁。年年定要找地方避暑的。余道。去年究往那一處。程雲越道。去年攜着兩位姑娘。曾到羅士的海水浴場去。住了好久。到九月中旬纔回來的。我見這話。恰與嚴千里的話對了。余越發高興。問道。這時你是同去嗎。程雲越道。我那有同去的道理。余道。這時嚴千里還未與詠仙他們有交情嗎。程雲越道。不大曉得。總是嚴千里始終沒有到過詠仙家裏。只寄過一封信來。余道。嚴千里寄信給那一個呢。程雲越道。就寄與詠仙。我爲甚麼曉得呢。向來詠仙朋友的信。循例是我替他代拆代復。至若詠仙身上。或他家事的信。就原封呈給詠仙。詠仙被殺前一個禮拜。我拆錯了一封。下款就寫着嚴千里。所講的話。我全然不懂。我就呈給詠仙。詠仙極不高興。吩咐我嗣後不要亂拆他的信。我碰了這個釘子。所以這事。至今仍然記着呢。余道。驗屍官審問的時候。你爲甚麼不將這事說出來。當時驗屍官。不是問你近來

詠仙來往的信。曾否有與這次犯罪關涉的麼。程雲越道。不錯。只是當時那裏曉得嚴千里的信。與犯罪有關係呢。余道。這封信大概說甚麼話論那樣事。還記得否。程雲越道。當時絕不留意。不甚記得清楚。但看他的口氣。似是恨他家裏的姑娘的話。余道。他恨巧珠。還是恨梅英呢。程雲越道。他沒有說明那一個。只說他家裏的姑娘可恨罷了。余道。這封信極有價值。可作參攷。當時詠仙看這封信的神氣。是怎麼樣。程雲越道。像極不高興的樣子。當時以爲他因我拆錯他的信。所以動氣。後來申飭了我幾句。就甚麼氣都沒有了。余道。然則你現在疑嚴千里是真犯麼。程雲越道。是很難說的。我當初雖有惡他的心事。但一點兒證據都沒有。況且做夢的事。何足爲憑呢。所以極難下公平的判斷。余又把這事攔下。另發問道。聞說詠仙是極嫌惡英國人。真有這事嗎。程雲越道。不錯。他家裏的人。不論那一個都曉得的。我同詠仙住了一年半載。差不多英國的英字。都沒聽見他說過的。你爲甚麼要問這事呢。余道。因爲嚴千里是英國人。程雲越驚道。他是英國人麼。我看他的舉動。也猜他是英國人。總是……余道。若是英國人。任他係甚麼貴族。要討他的女公子。他也未必答應了。程雲越道。這何待說呢。詠仙憎惡英國人的心事。說起來很像說謊的。何吉雄先生最知得詳細。你問他一聲。便曉得了。說完拿出時

表一看。說一聲不好了。明天見罷。便即辭出。

程雲越行後。我把這事打量一回。暗道。嚴千里是否真犯。雖未敢遽定。然最有嫌疑的人。現在總算是他。也該向他根究起來。左思右想。想了幾條法子。

第一、查嚴千里是否昨年到這裏來。又是否在羅士的海水浴場逗遛。

第二、若在羅士的海水浴場逗遛。是與巧珠到羅士時同時否。

第三、若係同時。嚴千里與巧珠是否有來往。

第四、若係有來往。他們兩個是否在羅士附近的和尚寺。行了結婚的儀式。

第五、要查羅士附近的和尚寺。看寺裏的方丈。是否前三個月死去。

定了主意。少不免要去羅士走一趟。自然先要請教小鬼偵探。翌早起來。便連忙往訪小鬼偵探。偵探昨夜適感了風寒。臥病不起。便請我到他的臥室。余先問了病。便道。昨日送一封信給你。說嚴千里回英國去。你見了沒有。偵探答道。收到了。余道。他回英國去。是這事狠費手。你當時何以不出法子。阻住他不令其去呢。偵探道。談何容易。他自己要回國。我那裏有法子。攔截得他住。但那嚴千里的來歷。你

可打探出來沒有呢。余就將嚴千里昨日對我說這番說話。及程雲越所說的事情。細述一番。并說明天要到羅士去。偵探點頭道。我也早知不到羅士。是偵探不來的。所以我早已吩咐阿堯。你若要去。同他一塊兒去。是最妥當的。余道。阿堯是誰。偵探道。是我部下的人。這次查究犯罪事件。他的功勞。倒也不少。他有些小智慧。却不是提綱挈領的人。同他去是狠合式的。余道。你也當嚴千里是真犯麼。偵探道。我不是一定說他是真犯。只是此外也沒有可以着手的。地方。只管出去打探。若並打探也不去。是真是假。從那裏曉得呢。余道。雖然。你若沒有疑他的心事。斷不去打探他。究竟爲甚麼緣故。疑到嚴千里身上呢。偵探道。機密的事。本來不可以告訴人的。但你既熱心訪查。不得不告訴你一番。當驗屍官審問已完的時候。我說巧珠與梅英。非分居不可。不是請你送梅英到何夫人家裏去麼。你還記得的。余道。記得是記得的。只那爲甚麼要他兩個分居。是不曉得的。偵探道。我當初疑梅英巧珠兩個。都有情夫的。那詠仙家裏。除他兩姊妹外。並沒有別箇親人。碰着叔父被殺這樁大事。一定要找情夫商量的。但他們兩個。住在一塊。你防着我。我礙着你。有許多不便之處。所以要他們分居。余道。他們兩個。各有情夫嗎。偵探道。這箇還未曉得。但你送梅英去何夫人處的時候。梅英不是在馬車中用鉛筆寫一

封信自己投到郵便箱去嗎。余道。不錯。偵探道。你曉得他的信。是送那一個的呢。余道。不曉得。偵探道。你與他同車。還瞧不見嗎。他的信是寫着送亨利街高陞棧嚴千里收啓的。我因此之故。纔疑到他身上。余道。你爲甚麼能夠見着他這封信。偵探含笑。道。我的部下。坐在他的馬車。余十分詫異。不甚相信。問道。那一天的馬車。光我替梅英坐着。你的部下……偵探道。扮作馬夫。跟着他的。這就是剛纔所說的阿堯。跟着你們二人去呢。余不覺喫了一驚。說道。你的本事。實在利害。怪不得你有這個綽號。嚴千里的事情。你一定搜得許多出來。何不指教一二。偵探又笑道。偵探的術。各人有各人用意。我所想像揣測的。不見得一定是的確。若將我所想像揣測的事。告訴了你。你極容易泥着我的說話。却把你心裏想像的事。不免會弄錯了。我只將我探得的實事奉告。俾你有些把握。去探訪罷。余道。你說的話。真是不錯。請你將嚴千里的來歷。告訴我罷。偵探道。他本是英國人。他的來歷。極難調查。我前日打個電報到英國去。託人查訪。今早纔接了回電。就把這電報給你看罷。一手在牀頭摸出一封電報。遞將過來。我接着細看。寫道。

嚴千里年三十五歲。住在倫敦西丁街。每年所入。約七八千圓。却無妻子。嚴千里十七歲時。業已

喪父。其母昨秋亦已死去。彼之財產。多是銀行之股票。田園產業。亦復不少。其人頗長於交際。在貴婦人社會中。頗負聲望。自二十五歲時。漫遊各國。去年六月曾往美國。在美逗留三月許。因母患病。便即返國。彼在美國所幹何事。此間不得其詳。彼固寡言語。其知交亦無有悉之者。但昨年返國後。極留心美國之新聞。又在美國與一女子訂婚約。爲貯阿嬌。特營金屋。昨年嚴千里自美國寄與其母之函件。多發自紐約。中有一通。是自腓打發者。又在千里書房內之故紙堆中。檢出一封筒。是寄佐治夫人者。封筒上有寄美國字樣。其詳細雖不得而知。然此女子當是美國人。至嚴千里出門後。其家中細務。乃交其老僕某代爲經理云。

從頭至尾。讀了一回。仍覺無甚把握。只在美國與一女子訂了婚約。爲貯阿嬌。特營金屋這一件。略可注意。至說美國佐治夫人。雖或與此案有些關係。然仍是平空揣測。其次腓打這個地方。係與巧珠從前遊玩的羅士海水浴場。相隔極近。或者有查訪之一點。也未可知。思量一回。就把這封電報抄在小冊子。再向偵探問道。此外還探出甚麼。偵探道。還有一件。你開窗下這桌子的抽屜一看。便曉得了。我連忙把這抽屜一抽。却見一堆血跡模糊的紙屑。我嗅了一驚問道。這些是麼。偵探答道。不錯。我看這

紙屑。撕得稀爛。字跡又看不清楚。少不免又要問道。老哥在那裏找出來的呢。偵探道。就在巧珠投鑰匙的火爐檢出來的。他把這些紙屑和這石炭混在一塊。我特地一片一片搜檢出來。依着這紙紋。砌成四塊。雖脫漏了許多。文義是看不出的。然爲參攷起見。你細心一看罷。我就輕輕展開一看。寫道。

詠仙……君……姪女……交際社會……體面極有……君實未……事耳……貌

……薩……夜叉……謂乎彼曾與……約婚禮亦……矣今忽食言……且圖

反……名譽君固……明理……試問上……有此人……否……信請將……

……詢令姪女……羅士……待我……何約……其後如何辱我……其詳……

……痛心……縷及……里拜上

細看這些文字。頭上是寫着詠仙這兩個字。末尾又有里拜上這三個字。分明是嚴千里送與詠仙的信札。總是文氣斷續。不知他是說甚麼事情。難道巧珠在死骸身邊拾着的紙片就是這書札不成。我前後思忖一遍。暗道。不錯不錯。昨天程雲越說嚴千里曾被這兩位姑娘中。不知是那一個。去欺負過他。曾送一通信來。恣口漫罵。想就是這通了。得了主意。再將這函的文義。逐一研究。暗想貌……薩……

…夜又這一句。定是說貌如菩薩心如夜叉。再尋繹今忽食言如何辱我這兩句。分明是極憤恨的說話。回想嚴千里從前對我說的話。知他曾與巧珠訂了婚約。巧珠忽然反悔。他憤恨已極。纔寫這通書函。後來再三思量。知空發牢騷。也無濟於事。却疑詠仙生平憎惡英國人。以爲定是詠仙阻止巧珠。故生出謀殺詠仙的心事。也未可知。若打探出詠仙憎惡英國人緣故。此事自有頭緒。連忙把這件事詢問偵探。偵探却說不知。我急欲回寓。詢問何吉雄。偵探也站起來。約我明天清早。在停車場等候。阿堯我答應了。說一句好別。便回事務所。直上二樓何吉雄的書房。吉雄日來。略爲清爽。坐在火爐側。閱看報紙。我問候了幾句。便尋問詠仙憎惡英國人的緣故。吉雄把這報紙放下。說道。詠仙這個緣故。說起來。實在可笑。詠仙少年的時候。與他一位表妹。十分相好。詠仙要和他結婚。誰知他的表妹。已經定親了。定親的人。乃是英國人。詠仙異常失望。說沒有這英國人。他的表妹。必可同他結爲夫婦。終日鬱鬱。差不多就要害了單思病。我見他這個樣子。如何得了。就勸他出遊。散散悶兒。他先自舊金山赴日本。再到上海香港。漫遊了好幾個月。忽香港有一英國的無賴。假冒王詠仙的名字。向香港銀行騙了五萬金。詠仙那裏知道。到了英倫。忽被英國的巡捕。拿了他。送到刑部大監去。禁錮了十幾天。方知道他

人假冒他的名字。便將他放免。他在監獄的時候。患起病來。出獄後就在英倫的客店。又臥病了三箇多月。所以詠仙說英國人。沒有一個可靠。後來一見了英國人。便不屑共他談話了。你說是笑話不是笑話呢。後來還有一件事。越發令詠仙鄙厭英國人的。他的表妹。嫁了這英國人後。那英國人不事謀生。終日花天酒地。自己的產業。賣得乾乾淨淨。自不消說。把妻子的衣服首飾。典的典。當的當。弄到飯也沒有得吃。那英國人又因酒醉行兇。弄出人命。死在監獄。詠仙的表妹。流離失所。自尋死了好幾回。後來方碰着詠仙。詠仙念着舊日的恩情。攜他回國。他的表妹。感激詠仙的恩義。甘心要改嫁詠仙。成了婚第二天。詠仙就攜着他作新婚旅行。那天在大街上散步。有一個男子。乘着一匹高頭駿馬。飛也似的跑將過來。詠仙的表妹。躲避不及。就被這匹高頭駿馬。踐傷要害。搬到病院。不設一天工夫。就一命嗚呼了。後查得騎馬這男子。又係英國人。自此而後。詠仙憎惡英國人的心事。越發牢不可破了。吉雄說完。我心中暗道。詠仙憎惡英國人的緣故。究竟與這次事件。沒甚關係。只得又問道。他表妹的狀貌。是怎樣的呢。答道。他的狀貌。酷似梅英。我聽暗想道。詠仙把自己的財產。通通讓給梅英。也未嘗無因了。我從前頗疑梅英巧珠。同是詠仙的姪女。詠仙爲甚麼獨愛梅英。現在聽了吉雄這句話。纔覺恍

然。但疑念雖釋。然就此案而論。還是離題萬里。沈吟了一會。知吉雄病體新愈。不便久談。即起身下樓。樓下的東廂。就是吉雄的妻子住房。吉雄夫人。是羅士地方的人。我明天正要到羅士。看他有何委託。這時正是薄暮。還未掌燈。只暖爐的炭火。射出微光。約略見有一人影。對着火爐斜坐。知這人定是吉雄夫人。我走進他身旁。說一句何夫人。這人連忙站起來。容貌舉止。却不像吉雄夫人。細心一看。卻是巧珠。我道。失敬得狠。原來是王姑娘麼。失迎了。到了好久麼。巧珠道。剛纔到的。悶坐在屋子裏。無聊得狠。特來找何夫人談天呢。我道。聞說王姑娘有一點兒不舒服。不見客。爲甚麼。……巧珠道。不錯。日來天氣不好。生病的人。倒不少呢。略歇一歇。又道。先生來得真巧。我有種種事情。要替先生談談。總是忙得狠。沒有時候。我道。可不是嗎。一個人住着一間屋子。樣樣都要親自料理。巧珠道。我的妹子。現在怎樣。我道。梅英姑娘麼。他爲着你令叔棄養。感傷到了不得。精神像狼頹唐。他的體子。本是狠強固的。……巧珠急問道。先生頻頻見我妹子麼。我道。他託我編纂那東洋風土記。是天天要到他家裏去的。巧珠似略爲放心道。是麼。這風土記得先生幫忙。快要出版。我先叔在地下。也該瞑目了。我天天掛念着。恐梅英找不出適當的人來編呢。低頭一想。又道。梅英近來不是說要到那裏去麼。我道。沒聽他說。

過巧珠道。有甚麼人去見他呢。我道。人是有人去找他的。我到他家裏的時候。也碰着有好幾次。巧珠道。那一個呢。我道。何夫人是去找過他一次了。此外……此外……巧珠道。此外是誰。你說出來罷。我道。英國的紳士嚴千里。也是去見過他的。巧珠道。爲甚麼這樣沈吟。纔說嚴千里出來。我道。他本是有兩個名字。我正商量說那一個纔是呢。巧珠道。他還有甚麼名字呢。我道。有人說他是嚴千里。有人說他是李本廉。巧珠像狼驚惶的樣子說道。來過好幾次麼。我道。我知道的。只有一次。巧珠道。你猜他日後還來麼。我道。未必再來。他已經回英國去了。巧珠道。回英國去麼。我道。不錯。巧珠默默若有所思。一言不發。許久許久纔道。先生前日你說搜索真犯。消解我身上的嫌疑。這真犯究竟搜得出搜不出呢。我所受的嫌疑。報紙上已經登載出來。這樣的嫌疑。可是容易消解的麼。事弄到這步田地。不如我甘受這嫌疑。免得牽涉他人罷。我道。巧珠姑娘。你不要絕了望。只管放心。我總有法子。替你昭雪的。巧珠長歎一口氣。并不作一聲。我道。此外還有甚麼法子。可以助我的力沒有呢。巧珠道。實在沒有了。你若知道阿花的住址。或有事要和我商量的。你給我一個信罷。我道。這何用吩咐。若有事情。我一定親去找你。何用寄信呢。巧珠道。我實在不便見客。就令有事體商量。定要見我。還是通信的好呢。我聽了還

是通信好這句話。我雖是失望。然尋繹「定要見我」這句。心裏却得了一個主意。我正要再問下去。剛。吉。雄。夫。人。出。來。我。對。吉。雄。夫。人。說。了。幾。句。便。即。辭。出。却。說。翌。日。我。要。去。羅。士。清。早。起。來。梳。洗。既。畢。便。跑。到。停。車。場。等。了。好。幾。分。鐘。還。不。見。阿。堯。我。頗。怪。小。鬼。偵。探。失。約。直。到。開。車。時。刻。還。是。連。影。子。也。不。瞧。見。我。正。在。徬。徨。忽。有。一。人。在。我。背。後。一。拍。說。道。秋。山。快。要。開。車。了。還。不。上。車。麼。回。頭。一。看。却。是。一。個。少。年。全。不。認。識。的。我。道。你。弄。錯。了。我。不。是。秋。山。乃。是。賴。春。田。這。人。定。了。眼。睛。瞧。着。我。我。覺。得。詫。異。說。道。你。究。竟。是。誰。這。人。在。口。袋。裏。摸。出。一。個。名。刺。給。我。看。却。寫。着。阿。堯。這。兩。個。字。但。我。覺。得。不。是。從。前。所。見。的。阿。堯。仍。是。狐。疑。忽。然。猛。省。做。偵。探。的。人。是。曉。化。身。變。相。的。自。不。足。怪。又。想。着。偵。探。在。人。叢。中。是。斷。不。說。同。事。的。真。姓。名。的。剛。纔。怪。不。得。呼。我。作。秋。山。我。會。了。意。也。用。一。假。名。呼。他。道。澄。軒。我。候。你。許。久。了。阿。堯。道。你。買。了。車。票。沒。有。一。面。說。一。面。遞。一。張。車。票。給。我。連。忙。上。了。車。我。雖。是。熱。心。爲。着。這。件。事。奔。走。到。底。沒。甚。麼。把。握。究。竟。到。了。羅。士。怎。樣。子。着。手。偵。探。實。覺。茫。然。幸。虧。車。裏。光。我。與。阿。堯。兩。個。我。就。請。教。阿。堯。阿。堯。道。羅。士。有。名。的。客。店。只。有。三。家。把。這。三。家。的。過。客。姓。名。部。一。查。昨。年。夏。天。到。羅。士。的。紳。士。及。貴。婦。人。通。通。查。過。大。約。可。以。曉。得。了。我。兩。個。商。量。妥。當。約。了。暗。嗎。留。我。在。這。處。你。就。搭。下。一。趟。的。汽。車。回。家。

你說好麼。余一一答應。又商量了應辦的事。不知不覺就到了羅士。我兩人便下車而去。先到第一家客店。求這個店主。把去年的過客姓名部給我一查。繙了幾頁。便見王詠仙及巧珠梅英的名字。再繙下去。又見書着嚴千里這幾個字。原來嚴千里當時實與巧珠是同住在一客店。余急將應辦的事。逐一開列寫道。

一、巧珠梅英兩位姑娘。去年同某人某人來羅士。在羅士幹了甚麼事。又與甚麼人來往。甚麼時候。離羅士的。此外凡與王姑娘有關係的事情。也要偵探。

二、可照前項查察嚴千里。

三、隔羅士五里有一和尚寺。這和尚寺的方丈。前三個月是否死去。這寺又在那處地方。

四、去年這方丈所使役的男僕。是甚麼名字。又住在那裏。也要偵探。

我就遞給阿堯。阿堯閱了一過。就擦了一根洋火。將這紙張銷燬。余驚道。應辦的事情。通寫在這裏。爲甚麼又把這紙張銷燬呢。阿堯道。我曉得了。懷這些東西在身上。若一時遺失。被他人拾得。豈不是誤了大事麼。凡小冊子及一切書類。都不可放在身上。是近來偵探的新法呢。阿堯囑咐我留心謹密。以

免洩漏。一番話。我就搭車回寓。過了兩天。阿堯送一信來。寫道：

一、王姑娘是昨年七月三日到羅士的一塊四人。二人是巧珠梅英。其一則王詠仙。其一乃侍婢阿花也。王詠仙僅逗留三天。便轉赴他處。其後巧珠梅英與嚴千里。雖往來頗密。然似尙無別種交涉。王詠仙去了四個星期。又轉回來。詠仙回來後。嚴千里便即他徙。巧珠梅英住客店的日子極少。多是出應跳舞遊戲的招待。當時梅英似稍灑落。巧珠却有憂愁之色。直至八月杪。纔同回紐約。

二、嚴千里是同着紐約某銀行的司事同行。七月六日到羅士。八月初旬去的。今在羅士尙留美男子的平判。與梅英巧珠。往來皆極親密。

三、隔羅士五里之和尙寺。是在腓打。昨年夏間這寺的方丈。確是死去。這寺是美支士教會所設。四、昨年在這寺僱工之男僕。名爲陳勝。今年春初。往各處旅行。前日纔回來。在羅士來的紳士。與令娘到此寺行婚禮的事。陳勝現尙記憶。若需此人作證。回時可攜之同來。

我閱畢。歡喜異常。知陳勝實十分握要的證人。馬上寫信寄與阿堯。說不論何時回來。望必携陳勝同

回。若有當時行婚禮的證據品。亦望一并攜回等語。我這時覺這案有些頭緒。心裏覺得高興。自不消說。暗想道。若阿堯攜陳勝回來。巧珠是否與嚴千里結婚。自見分曉。嚴千里若果係巧珠的丈夫。這次的真犯。除嚴千里外。斷然不是別人。因為詠仙是極憎惡英國人。嚴千里知道詠仙在世一日。巧珠斷不能與他成婚。所以起這不良的心事。謀殺詠仙。巧珠當時拿着那鑰匙。分明有可疑之處。我一向極力爲巧珠迴護。真是爲色所迷了。又後來嚴千里去見梅英。也當爲着這件婚事。當時梅英未見嚴千里。我已經看破他有些倉皇的神氣了。他本來有將此中實情告我的心事。爲甚麼見了嚴千里後。並我也不肯面會呢。沈吟了兩三天。仍半信半疑。不敢實下斷語。後阿堯攜了陳勝回來。我詰問陳勝一番。大約與我的推測也差不多。我就把這事情一一記在小冊子。攜着陳勝。往訪小鬼偵探。囑陳勝坐在門房。我先入見。向偵探說道。現在找出證據了。原來巧珠與嚴千里。曾行秘密結婚。嚴千里謀殺詠仙的事。巧珠也曉得的。偵探絕不驚異。說道。有甚麼證據。我連忙把這小冊子。遞給偵探說道。你一看便了。偵探着讀道。

一 嚴千里與巧珠自昨年七月初旬至八月初旬。同住在羅士的客店。往來甚爲親密。此是阿

堯之證言。

二 嚴千里與巧珠不特同住。且會同往他處。亦是阿堯之證言。

三 過了四星期後。詠仙回羅士。翌日嚴千里便即他徙。分明是知詠仙最憎惡英國人。不敢與之同住。此事有羅士客店的過客姓名部爲據。

四 八月十五日嚴千里在腓打之美支士寺。與紐約一異常縹緲的婦人結婚。此是寺僕陳勝之證言。

五 翌十七日嚴千里便乘汽船還國。紐約報紙之上等船客表。有嚴千里名字。可以爲據。

六 巧珠自羅士回家後。雖無甚異狀。然常帶着一種憂愁怏怏不樂之色。此是王詠仙家裏婢僕之證言。

七 嚴千里還英國後。特營一新居。將爲娶妻之用。且凡自美國來之郵便。極爲留心。此據英國通信員之言。

八 至十二月巧珠仍在其叔詠仙之家。未嘗將婚禮發表。此時嚴千里似極焦灼。證據同上。

九 翌年正月二十九日。嚴千里再至美國。有紐約報紙爲據。

十 三月一日嚴千里寄信一函與詠仙。是漫罵王姑娘及詠仙者。程雲越及各人之證言。

十一 三月四日。卽詠仙被殺前夕。嚴千里假冒他人名字。往訪巧珠。被巧珠謝絕。此黃昇之

證言。

十二 三月十九日嚴千里往見梅英。梅英未見嚴千里以前。本有將實情告我之意思。其後並

謝絕我之面會。

偵探讀畢說道。賴先生。巧珠與嚴千里行秘密婚禮。不是證據確鑿嗎。余道。嚴千里實是巧珠的丈夫。看巧珠的心事。確有犧牲自己的名譽。保護他的丈夫的神氣。巧珠曾對我說。甯甘心受這嫌疑。免至牽涉他人呢。偵探從容說道。你向來不是堅信巧珠是無罪嗎。余道。巧珠何嘗有罪。罪實在嚴千里。偵探道。據你的話。不是越發重巧珠的嫌疑麼。你不能替他搜出無罪的證據。却反搜出有罪的證據了。余道。爲甚麼。偵探道。若巧珠沒有情夫。就令被了怎樣嫌疑。無論那一個。也不能斷定他謀殺叔父的原因。若有情夫。這情夫又是英國人。不就可以說他爲着自己的婚事。恐被叔父阻止。所以起這不良

的心事嗎。依你說來。從前不肯疑巧珠的人。也要疑他了。我這時心裏頭雖恍然大悟。然口裏還說道。雖然……雖然……偵探又笑道。你頻頻說要替巧珠辯護。究竟你辯護他。還是告發他呢。余道。雖係嚴千里與巧珠秘密結婚。確鑿有據。你究竟疑巧珠麼。偵探道。我始終沒有疑到巧珠身上。余道。爲甚麼呢。偵探道。我度嚴千里未必與巧珠訂婚。余道。這又奇怪了。有陳勝的證言。還會弄錯嗎。偵探道。你呼陳勝進來。等我問他罷。我就出至門房。領陳勝進來。偵探抬頭一看。見陳勝是一個村夫。面目黧黑。年可五十。眇了一目。貌甚醜怪。說道。只看他此副尊容。就知他是個正直的人。斷不會說謊話的了。我一聽這話。就知小鬼偵探的權術。偵探一面讓陳勝坐。一面問道。去年八月在寺裏與那英國紳士訂婚的女子。是甚麼名字。陳勝道。名字是忘記了。偵探道。這女子的狀貌。也還記得起麼。陳勝道。狀貌是斷不會忘却的。因爲他標緻得利害。世界上諒未不還有比得他上的。偵探道。你這時一看。就認得他麼。陳勝道。就在人叢中。也能認的。偵探道。你試說他的狀貌是怎麼樣。陳勝道。狀貌怎麼樣。是很難說出口來的。偵探道。且罷。你試將當時的婚禮自始至終。略說一回。陳勝道。自始至終。我仍是說不出來。因爲我是底下人。一天都有事務要幹的。怎能夠始終在場。去看着他。我只管把大概情形說罷。最

初是有一個衣服麗都的紳士。入見方丈。約過了五分鐘工夫。就有兩位姑娘。坐着馬車。停在寺門口。等了一會。這兩位姑娘。籠着極黑極厚的面紗。下了車。直進說教室。這時方丈。就命我倒一盆臉水。洗了手。有一位姑娘就出來。與這紳士行結婚禮。就命我做紳士這邊的知見人。到行禮的時候。這位姑娘纔把面紗脫下。我這時纔見得十分清楚呢。偵探道。然則這位姑娘。不就是那紳士的妻子嗎。陳勝道。自然。偵探道。旁觀這位姑娘。當時的神氣。是怎樣。陳勝道。這位姑娘。始終沒有把面紗脫下。却先看不清楚。偵探道。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嗎。陳勝道。狀貌雖看不出。他身材衣服。與結婚這女子。同是一樣。偵探道。行了婚禮後。又怎樣呢。陳勝道。行了婚禮後。那紳士先自出去。停頓一會。這兩位姑娘依舊乘着馬車回去了。方丈屢屢吩咐。不要把這事說給別人。究竟是何用意。我至今還不曉得呢。這時偵探向余道。陳勝的話。是真沒有說謊。前廂有極上等的葡萄酒。賞他吃一盅罷。我知小鬼偵探。一定別有深心。但不解是何用意。只得到前廂去。把那扇門推開了。陳勝抬頭一望。看着前廂掛着一幅小照。飛也似的跑到則廂去。指着這小照狂叫道。就是這位姑娘。就是在寺裏訂婚這位美人了。看官你道這相片是誰呢。原來卻是梅英的相片。我心裏暗道。然則與嚴千里訂婚的。果然不出偵探所料。不是巧

珠了。我着實佩服小鬼偵探的見識及手段。連忙拿了一瓶葡萄酒。領着陳勝過來。不知小鬼偵探。怎樣神通。却又把巧珠的小照。掛在當中。偵探指着這小照向陳勝說道。你何故糊說起來。在寺裏訂婚的人。不是這美人嗎。陳勝氣憤憤道。那裏是這個。若說我說謊。我可以發誓的。我當時猛省着。那和尚寺的方丈所寫的婚姻證書。確寫着嚴千里與王梅英的名字。因隨口褒賞了陳勝幾句。小鬼偵探向余笑道。賴先生。你的老主意。現在怎樣呢。余且愧且感。說道。老哥的手段。實在望塵不及。拜服得狠。但我從前疑巧珠的緣故。因為他拿着了那鑰匙。又說不出拿鑰匙的原因來。所以我犯了疑的。然巧珠斷不是謀殺叔父的人。因此又疑他為自己的情夫迴護。現在秘密結婚。既是梅英。這宗案情。更難明白了。偵探道。不見得。不見得。你試細心一想。巧珠當叔父在生的時候。始終沒有不得意的事情。叔父若死掉了。就無所依靠。那裏有反去殺叔父的道理。至那梅英。却與巧珠大大相反。叔父若死掉。這數十萬圓的財產。儘可自由開銷了。余道。詠仙若死了。有利益的人。自然是梅英。只是嚴千里若係與梅英結婚。這巧珠與嚴千里。是絕無關係的人。為甚麼又甯願犧牲自己的名譽。也要保護嚴千里呢。此層我卻不解。至那嚴千里。蹤跡詭異。舉動極其可疑。我說他定是真犯。當不致有錯的了。偵探道。你疑

嚴千里是真犯。所以千差萬差。余道。真犯還不是嚴千里嗎。詠仙被殺這一晚。他不是闖入詠仙家裏嗎。甚麼時候出去。雖不曉得。總是……偵探道。嫌疑自是有的。然真犯斷不是嚴千里。余道。若不是嚴千里。究是那一個。偵探道。就是梅英。梅英是親自轟殺叔父的。余不覺吃了一驚。道。你說甚麼。梅英……梅英……你疑梅英。究有甚麼證據。偵探却不回答。只遠遠望着梅英的小照。說道。你向來沒有疑到梅英身上嗎。余道。不錯。因為梅英犯疑的證據。一點兒都沒有。雖是詠仙不死。梅英不能把詠仙的財產。隨意揮霍。然以一箇弱女子。為自己揮霍起見。竟把叔父謀殺。恐未必有此種情理。偵探道。世路險巇。人情變幻。何奇不有呢。余道。沒有證據。怎能定案。你既說梅英是真犯。你一定拿着確鑿的證據了。偵探道。證據多着呢。第一件。梅英不殺他的叔父。則數十萬圓的財產。不能馬上弄到手裏。第二件。嚴千里是英國人。叔父所最憎惡的。不殺叔父。便不能與嚴千里成爲夫婦。他係叔父最鍾愛的人。胆敢與叔父最憎惡的人訂婚。心目中已沒有叔父。或者這時已早有謀殺叔父的心事。也未可知呢。余道。這樣的事。不過以意推測。一片空論。那裏算得做證據。依我愚見。弱女子未必有這兇狠的手段。偵探道。你閱歷太少。怪不得你這樣說。你試一檢犯罪的歷史。凡一切無頭公案。大約都是婦人女子弄

出來的男子殺人。俱是一時憤激起來。不顧前後。案情倒不甚離奇。至若女子。陰險狡詐。心裏雖極欲殺那人。一定千回百轉。纔肯下手。所以女子犯罪。時時都要惱煞判事偵探呢。愈有身分的人。用意更加周匝。余道。審問他們這天。我與你同上三樓。梅英這時。不是疾聲厲色。責罵巧珠麼。梅英若是謀殺叔父。怎能夠有這樣理直氣壯。去責罵人呢。偵探莞爾一笑。說道。你弄錯了。這時的口音。清脆像極梅英。你以為就是梅英的口音。其實並非梅英。乃是巧珠。巧珠當時不是向梅英罵道。除你一個。並沒有人去殺他麼。余道。這些口音。斷不是巧珠。偵探道。辨聲的學問。你未必能像我這樣考究了。巧珠與梅英的口音。雖是差不多。然這天開門進去的時候。我首先留意着他們兩箇坐的地方。梅英坐着門口這邊。巧珠坐着室隅。這些聲浪。分明是在室隅發動。不是在門口這邊的。這就是一件證據。況且聲音一道。凡盛怒時的聲音。是高亢。恐懼時的聲音。是低下。這時巧珠怒氣沖沖。所以聲音極爲高亢。到我們進去後。他忽意着梅英須受審問。若受審問。定然不能逃脫。遂變憤怒爲恐懼。這時聲音又覺低下了。就係審問的時候。他的神氣。不是頻頻恐怕梅英露出破綻來嗎。他心裏頭。惟有懸念着梅英。不知到突然尋出自己的手帕來。他暗揣梅英自己犯罪。何故用他人的手帕。不覺暗喫一驚。所以差不多。

要昏倒。若係自己犯罪。見這手帕。越發要鎮靜。不肯令人看破呢。我經驗多了。看人神色。百不失一。况且巧珠既是這樣思疑梅英。我們所不能知道。獨巧珠知道的事。當還不少。這晚梅英背着人。偷進他叔父的書房的聲音。巧珠或者也聽着呢。程雲越不是說這晚聞有裙褶搖曳的聲響嗎。查檢當時他們兩個所穿的衣服。巧珠所穿的。俱是殘舊。梅英穿的。都是簇新。所以纔有聲響。這不算證據。還要甚麼證據。小鬼偵探雖是口如懸河說梅英的可疑處。然我疑嚴千里的念頭。仍舊橫在腔子裏。偵探知道我還未十分舒服。又道。嚴千里是梅英的情夫。你總相信的呢。余道。有陳勝的證言。自然相信。偵探道。這就知道嚴千里不是真犯了。若嚴千里是真犯。這鑰匙爲甚麼又在巧珠手裏。梅英拿着纔是正理。今却在巧珠手裏。豈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嗎。余道。雖是不可思議。……我還未說完。偵探又道。你知道梅英是真犯。這鑰匙的緣故。自然曉得。余道。就令梅英是真犯。巧珠爲甚麼拿着這鑰匙呢。偵探道。你平心下氣。細細一想。便曉得了。巧珠投這鑰匙在梅英房中火爐的事。倉猝看來。雖似把罪惡卸在梅英身上。然透底一想。却大大不然。爲甚麼呢。若果欲卸罪在梅英身上。則審問的時候。巧珠只說一句「我疑梅英是真犯。」這時梅英。卽有蘇張的舌頭。也不能辨解。何用這樣曲折。投鑰匙在梅英

的火爐呢。然當時巧珠喫驚。以至昏倒。也不肯說出梅英的名字來。分明有爲梅英迴護的心事了。至投鑰匙在火爐的事。一定後來巧珠以爲偵探。定是進來。搜檢他。若查出這鑰匙在他身上。這時豈不是要供出梅英。所以要想法子。隱匿這鑰匙。一時倉皇。不暇細想。故意命偵探取出涼水。匆匆使把鑰匙投在火爐內呢。他卻不是懷着惡意。他的心事。還是爲着梅英罷咧。余道。然則巧珠卻從何處得着這鑰匙呢。偵探道。他定在梅英的房子拾得的。他比偵探先入梅英的房子一步。一瞧見這鑰匙。便即拾起。余道。他說是拾得的。沒有證據。保無他老早懷着呢。偵探道。巧珠受審問這時。不是說詠仙書房的鑰匙。常插在門消息嗎。若自己拿着。斷不這樣說。既不是自己拿着。又不知放在那一處。所以含糊說這一句。後來到梅英的房子。纔瞧見了拾起呢。余道。你的話也狠有道理。只是嚴千里逃回英國。却狠奇怪。若嚴千里係潔白的人。何用逃匿。偵探道。誰說他回國。他不是還在這裏嗎。余道。我親見他寫了船票。你尙說他還在這裏嗎。偵探道。難道我不知道他寫了船票麼。他上了船後。忽然轉了念頭。便又折回的。現時在王家右隣的客店住着。時時窺伺着梅英呢。余道。這更可疑。若係無罪的人。爲甚麼船票已經買了。也要折回。分明是行蹤詭秘了。偵探道。你論事只就着一部分議論。是狠不妥當的。我

詳細說明。你便知嚴千里是一個極正直純潔的紳士了。我爲偵探嚴千里這一人。派了十個查訪員。斷不會弄錯的。正爲他是正直那一路的人。纔會寫信漫罵詠仙。若有殺他的心事。這樣子的信。斷不下筆了。梅英有罪。不獨巧珠思疑他。嚴千里也要疑他。余道。你爲甚麼曉得。偵探道。嚴千里從前這樣愛戀梅英。今見梅英忽然破這婚約。心裏雖着實怨他無情無義。且驚且憤。然情絲未斷。還未忍割愛。所以還住在這裏。後來聞詠仙被殺的事。據道路的傳聞。越發覺得這樣兇狠的女子。斷斷不可結婚。然又以爲他此中定有委曲。索性往見梅英。問個明白。後來覺得真犯確是梅英。不覺失望。這時除回國外。實在無可消遣。所以死心塌地。買了船票。但英雄難過美人關。這樣絕世無雙的佳麗。究竟不肯錯過。忽又轉念想道。這樣溫婉的女子。未必有這樣兇狠的行爲。又以爲疑心生暗鬼。是自己疑錯了。他再要詳細查訪。所以又要折回。特地住在梅英的近隣。打探梅英的事情呢。余這時好像大夢初醒。歎一口氣道。原來如此。原來如此。偵探道。我本來早早就該逮捕梅英。但至今還未下手。亦有一箇緣故。因爲梅英起這殺意的原因。尙未查出。他貪圖叔父的財產。與及要急與嚴千里成婚。本可算作謀殺的原因。然這個卻是遠因。不是近因。若他叔父更改這遺囑書。把這財產讓給巧珠。便可算得近因。

了。卽不然。詠仙若因嚴千里辱罵他。有說要殺嚴千里的話。也可使得。但現在甚麼都沒有。所以極費躊躇。光景不找阿花出來。是不能造次的。說到這處。門房拿着一封電信進來。偵探展開一讀。說道阿花的住所。已經查出了。余驚道。阿花的住所。已查出嗎。那一箇查出來的。住在那一處呢。偵探道。就住在羅士的海水浴場。大約他昨年跟隨王姑娘到這個地方。與那邊的人有交情呢。光景詠仙被殺這晚。乘最後的汽車到羅士去的。余道。他爲甚麼跑到羅士去呢。究竟他隨意去的。還是有人囑咐他呢。這事還須研究。他住在羅士甚麼人的家裏呢。偵探道。住在佐治夫人家裏。我暗想道。佐治夫人是甚麼人。雖不得而知。然在嚴千里書房。曾搜出與他通信的封筒。他和嚴千里有關係的人。自毫無疑義。現在阿花匿在他家裏。不是替嚴千里作內應而何。偵探雖是疑梅英。我心裏始終仍疑着嚴千里。現在聞了佐治夫人的名字。越發自信了。打量了一會。又向偵探問道。這電報是誰打來的呢。偵探道。住在佐治夫人近鄰的人打來的。前日你與阿堯去羅士時。我曾囑阿堯順便打探阿花的行蹤。大約阿堯所託的人打來的。余道。你曉得佐治夫人的來歷麼。偵探道。我那裏曉得。我前幾天查紐約附近名喚佐治夫人的有好幾個。這幾個中。雖有一人與嚴千里有往來的。然在羅士。却未聞有喚作佐治夫

人的人。究竟這人還有丈夫沒有。抑係寡居。還不曉得呢。余道。不可不趕快派一個親信的人。往羅士查訪。偵探道。我的夥計。大約都到別處去了。你若沒有事。何不替我一行人呢。余道。這是容易。我找着阿堯一塊兒去。定不會誤事。偵探道。何不今天就搭汽車去呢。阿花實係此案第一證人。那真犯定有了運動。你此行當要祕密。能誘他回紐約。自是極佳。但他未必肯回。你去偵探。纔要格外留意。附近的人。也不可令他知道纔好。余道。自然要祕密。只是怕他匿着的地方。不容易進去。可否託巡捕房出票拿他呢。偵探道。若拿不得他。反令他聞了風聲。加意防備。不如暗裏打探。你與阿堯到時。隨機應變罷。但這時阿堯已改裝到羅士去。也未可知。你若要找他。可備一紅色的手帕。若在街上。可拿這紅手帕一揮。若在家裏。把這紅手帕掛在窗戶。他自會意尋你的。我就與偵探約了電報的暗碼。急回寓所。檢些行李。直往停車場。午後的汽車。剛正開車。連忙買了車票。上了車。到五句鐘後。便到羅士。我正躊躇。佐治夫人不知住在那裏。剛行至羅士的郵政局附近。忽逢着吉雄的朋友黃某。他從前往訪吉雄的時候。我也替他談了好幾回。即向他說道。黃先生。真可謂邂逅相遇呢。黃某堆起笑臉。說了一番寒暄。纔說道。現在紐約的郵便車。剛到着。我要去郵政局的信箱拿信。郵政局隔這處不遠。請你就在這處等。

我一會。我即回來。余道。兄弟初到這處。正要逛逛地方。同你一塊去罷。行了數武。便到郵政局門首。讓黃某進去。我在外頭等着。忽見一個年可五十的婦人。攜着兩通書札出來。我瞥眼一看。覺這兩通書札。一通是用尋常的軍機封。一通是用東洋的封筒。黏着四枚印花紙。這婦人低着頭。把這兩通書札。放在身上。便匆匆去了。不一會黃某出來。向余道。了一句歉。纔說道。搬到我舍下。多住數天罷。老哥有何貴幹。到這裏來。大約也爲着訴訟的事情呢。余道。不錯。但我有一件事。須要請教。這裏有佐治夫人。這人沒有呢。黃道。你找這人做甚麼。他就住在這郵政局的後頭。余道。老哥與他極相好嗎。黃道。相好。是不算相好。然平時也有交情。余道。我明白告訴老哥。我因爲有些事體。要探聽這人的性情。及一切舉動。老哥可否替我想個法子呢。黃道。若要考察人家的性情。匆匆忙忙。是考察不來的。老哥究竟有幾久耽擱呢。余道。打算耽擱十天八天。考察清楚。便回去了。黃某沈吟半晌道。這就可以住在佐治夫人家裏。余驚道。佐治夫人是做客店嗎。黃道。他雖不是做客店。然他家裏。空房子極多。他甚好客。若有人作介紹。他就可答應的。去年夏天。我也介紹兩個朋友。到他家裏住過呢。余道。這就奉勞老哥了。請老哥替我一作紹介。黃某略爲沈吟道。現在有些不妥當。因爲這時與夏天不同。現在各家客店。大都

空着。沒甚麼話柄。替他借房子呢。余道。你說我是到這裏養病。怕客店喧嘩噪雜。所以要找個僻靜的地方。黃道。這種不妥當。既是我的朋友。嫌客店噪雜。爲何不留在自己家裏。偏要向他借房子。他定要詰問的。余道。甚是甚是。何不說我是辯護士。替人辦理訴訟的事。不住在郵政局附近。甚不方便呢。黃道。這還可以。只管向他說說罷。說完。就領着我拐灣走了幾步。已到佐治夫人門首。將電鐘一按。便有人出來應門。原來就是剛纔在郵政局碰着的婦人。我心裏暗道。他剛纔攜回這兩通書札。或者與殺人事件。有關係也不定呢。正思量間。黃某便向這人指着我說道。這位是賴春田先生。紐約的辯護士。係我的至好。我知這人就是佐治夫人。卽與爲禮。夫人說了幾句素仰的話。黃某便道。今日有一點兒事情奉商。夫人道。有甚麼賜教。黃道。敝友想在羅士逗遛數天。本來是要住客店的。但他現在替人辦理訴訟的事。不住在郵政局附近。甚不方便。知夫人這裏空房子極多。特地替他作紹介。求夫人借一間房子少住數天。夫人似有難色。說道。舍下樸陋得狠……黃某忙道。彼此相好。不要客氣。去年我的敝友。得夫人賞臉。住了數天。至今還稱羨不置呢。夫人忽高興起來。說道。打算甚麼時候搬進來呢。余道。沒有甚麼行李。能殼許我刻下進來。就更好。因爲我現在有些要事。馬上要回信的。夫人答應了。領

我到東廂去。吩咐這底下人幾句。便轉身出去。黃某也說有事辭出。我細心一聽。夫人的足音。覺他上了樓去。暗道。難道他去告訴阿花。有生客在這裏。談笑出入。須要留心不成。枯坐無聊。檢閱書架上的書籍。通是古來文學家的詩集。卻見巴倫卿的詩集。濃圈密點。知佐治夫人崇拜巴倫。真是一個慈善家。他隱匿阿花。或者礙着情面。不是有意的。也未可知。再繙蘭敦的詩集冊上。用鉛筆寫了好幾十個字。細心一看。中有王梅英鑒賞數字。知梅英從前與佐治夫人定有交情。極想把這冊詩集。送與小鬼偵探參考。後來細想。這事與此次事件。仍無甚關係。姑且擱下。這時聞外邊有人進來的聲響。連忙跑到書案去。泚筆作信。抬頭一看。却是夫人進來。請我到餐房用膳。用膳完了。特意轉出階下。東瞧西望。一則看阿堯曾否到這裏來。二則看他的屋子。怎樣子結構。夫人那裏知道我的心事。頻頻道。天氣寒冷得狠。邀我到屋子裏坐。我恐怕露了形迹。便轉身進來。與夫人略談羅士的風景。談了一會。夫人問道。聞說先生是做辯護士。余道。不錯。夫人沈沈吟吟說道。我有一件事。要請教先生。這真煞費商量。余道。甚麼事體呢。我的見識。見得到地方。定當盡力。夫人道。有兩位姑娘。寄頓些東西在我這裏。寄頓的時候。這兩位姑娘訂明取用時。須兩人同來。方可取用。若寄信到取。也要兩人畫押。余道。我曉得了。若

兩人中有一個不願意。也不能取用的。夫人道。是這些東西。乃是書信。近來有一位姑娘。苦苦哀求我。要我把這書信燒毀。這些書信。與這位姑娘極有關係。若不燒毀。這位姑娘斷不得了。若燒毀了。便對那位姑娘不起。余道。兩人訂明寄頓的東西。那最有關係的。這人哀求你燒毀麼。夫人道。正是。據先生的卓識。當怎樣辦法纔是呢。若不燒毀。那最有關係的姑娘。狠不得了。余道。當初經已訂明同意方能取用。如何能夠聽一人的說話。便將這書札燒毀呢。夫人道。還有一件。他們兩個。似有了意見的。這個雖燒毀。那個似斷不答應的。余道。這更不用說了。兩個既鬧了意見。一定燒毀後。這個極舒服。那個極不妥當的了。若是彼此都沒有妨礙。就令鬧了意見。這事也要同意的。據我愚見。夫人卻不可孟浪。若偏聽一面的說話。這就是夫人負約了。夫人似甚失望。歎一口氣道。誠是呢。這時剛有乞丐乞食。夫人便歇了口。出去給他幾個銅錢。匆匆轉身回來。上了二樓。歇了一會。便又下來。開後門去了。他爲着甚麼事體。我雖不曉得。然看他的神氣。似有可疑。連忙換了一件外衣。預備夫人回顧。也認不得是我。跟着他走。夫人望南直行。跑到羅士街的盡頭。還未止步。我覺得十分詫異。正在疑惑。一眨眼却不見了夫人的影子。趕緊上前一望。原來這羅士街有一小街。雜草叢生。一片荒涼。我愈迷惑。便歇了足。暗想

道。夜深人靜。夫人爲甚麼。單身跑到這荒僻的地方來呢。難道看破我偵探阿花。特地誘我到這裏來。令阿花逃匿別處不成。果爾。便上了他的當了。正躊躇間。忽見前頭的小屋子。有火光映射着我的眼睛。凝神一看。這小屋子却已瓦傾牆側。僅餘了幾根頹柱。遠遠望見夫人手裏。攜着一白鐵製的小箱子。旁皇了一會。燈光便熄了。仍舊黑暗。甚麼也瞧不見。我心裏暗道。這小箱子內。定是藏着夫人剛纔所說那兩位姑娘的書札了。這兩位姑娘。不是梅英與巧珠。更有那一個呢。若得這書札。便是無上的證據品了。我一聞夫人的足音。急將身一閃。躲在路隅。幸虧夫人瞧不着我。連忙在身上摸出洋火。跑到這小屋子。搜檢一回。果然地板下藏着一個白鐵製的小箱子。我拾起懷在身上。連忙尋一捷徑。比夫人先自回去。事有湊巧。我剛纔擦的洋火。遺下了火種。風高物燥。這小屋子竟着了火。火勢炎炎。夫人呆立在道旁。遠遠望着。我潛立在他背後。聽他自言自語道。梅英真是幸運兒。這纔是天助。不關人力呢。我聽了這話。且驚且喜。急攜着這小箱子。轉了回去。剛把這箱子藏好。夫人便即回來。故意到我的房子說道。真對不住了。到友朋處談話。不知不覺。談到這時候纔回來。光剩你一個在家裏。岑寂得很呢。這處後頭失了火。你知道麼。余道。是嗎。剛纔外邊的人。鼓噪得狠。我也狠覺奇怪。原來是失火嗎。

夫人去後。我把門關起。拿這箱子細看。原來這箱子是下了鍵的。正要想法子弄開。看箱子裏的東西。是否書札。忽有人在窗外呼道。賴先生。賴先生。我吃了一驚。急爬上窗櫺一望。却是一個女乞丐。我不理會他。這女乞丐在襟上拿出一赤色的手帕一揮。我便會了意。忙道。你在那裏來。卻扮這裝扮。阿堯道。不要聲張。一面說。一面給我一幅紙片。甚麼話都沒有說。好象耗子一樣。瞥眼就不知那裏去了。我急展開一讀。寫道。

阿花確在佐治夫人家內。我已窺見他住在樓上東廂。即君所住房子的樓上。明朝八下鐘。我必想法子。令佐治夫人外出。君可於這時直登二樓。入見阿花。切囑。

閱畢。我便思量用怎麼法子。詰問阿花。翻來覆去。也睡不着。白白捱了一夜。就到明早八時。忽有一小童拿着一封小書。呈與佐治夫人。夫人看了一回。倉倉皇皇。向余道。真糟糕了。我保證一人。入了羅士病院。現在這人死掉。我要趕快到病院去。勞你替我做門閹了。我送了夫人出門。便上二樓去。將東廂的門一推。却關得緊閉。側耳一聽。却又寂無人聲。心裏忒疑阿堯弄錯。扣了幾下。也沒有人回答。左思右想。想不出法子來。索性叫道。阿花阿花。你的事情都已敗露了。你還隱匿做甚麼。快開門罷。不然。我

就破門進來了。裏頭依舊沒有人答應。我不耐煩。兩拳一脚。就把這扇門弄得稀爛。進去一看。却見阿花在牀上睡着。面色雖頗青白。然却没有愁苦的樣子。我叫了幾聲阿花阿花。快起來。仍是沈沈睡去。我用手一推。覺他手足凍冷。纔知道他早已死掉。我暗想道。難道他聞佐治夫人說我是紐約的辯護士。賴春田。知我與詠仙有交情。要來拿他。他無路可逃。自尋短見不成。抑或悔罪自殺呢。殺詠仙的人。自是阿花無疑。若沒有犯殺人的罪。何用逃匿。既然逃匿。何又自殺。種種疑惑。都是令人失望。阿花既死。這宗案情。更覺茫無頭緒。千辛萬苦。找出阿花來。阿花却又死去。究竟阿花是被人殺死。抑或自殺。又抑或心臟破裂死的呢。若說他是被人殺死。這裏的人。除佐治夫人外。並沒有別個。佐治夫人是一個慈善家。那有殺人的道理。若說他是自殺。他自頂至踵。却沒有一點兒傷痕。若說他心臟破裂死的。何又死得這樣從容。我這時却沒了主意。只有呼阿堯來。與他商酌。急拿這赤色的手帕。向窗口一揮。便見阿堯在鄰家的理髮店出來。原來他老早在這處等着。但看他的衣服狀貌。與昨晚所見的阿堯。全然變了一人。阿堯進來。便向余道。你的面色。爲甚麼這樣青白。阿花不在這裏嗎。余道。在雖在這裏。你試去看他的樣子罷。阿堯走到阿花身邊。一看說道。難道死掉嗎。再一撫阿花的手。驚道。真是死掉。

了。奇怪得狠。余道。你一定瞧着阿花。纔知道他匿在這裏。你見他的時候。是甚麼時候呢。阿堯道。昨晚你與佐治夫人出去後。我爬在瓦根窺他。還見他活動的。余道。怎樣子活動呢。阿堯道。我見他時。他雖也躺在床上。然手裏像撫弄着甚麼東西。一面說一面向屍骸的枕邊摸索。余道。你摸索甚麼。阿堯道。我猜他昨晚拿着的東西。是丸藥。我看他有……說還未完。就搜出一幅裹藥的紙包。遞給我。我看道。他昨晚吃了不知甚麼毒藥了。我接着這紙包一看。覺這氣味異常猛烈。說道。對了。對了。阿堯却沈吟道。雖然若係吃毒藥的人。不是死得這樣從容。你試看他的面孔。何嘗有一點兒苦惱的神氣呢。余道。難道佐治夫人用毒藥誑他。阿花誤服了不成。阿堯道。看佐治夫人。不像這樣狠毒的人。余道。豈特不是狠毒的人。却是一個有名的慈善家呢。阿堯道。夫人既不是毒殺人的。一定買藥的時候。賣藥的誤給毒藥呢。余道。藥店的毒藥。一定另外安置。非常謹慎。那有誤給與人的道理呢。阿堯道。這更迷惑了。除等佐治夫人回來。詳細研究。沒別個法子。余道。夫人曉得不曉得。雖未可知。然舍他以外。更無別人可問的。這時阿堯將室內的器物。逐一檢查。忽然叫道。你瞧。你瞧。余驚道。甚麼。阿堯道。他不知燒了甚麼書函了。你試看這紙灰。我連忙走前一看。果有一撮紙灰。堆在樓板上。還遺下一兩根洋火。阿堯道。

你猜他是甚麼主意。余道：大約是把祕密的書信燒毀了。阿堯道：據這樣看來，當是自殺。他拿着可爲這案證據的書函，恐死後被人搜出，所以要燒毀的。余道：昨日我到這裏的時候，見佐治夫人在郵政局取了兩封信回來，中有一通，分明是由梅英寄來的。因爲這信的封筒，是用東洋封筒的。梅英不是常用東洋封筒嗎？但此外這一封，不知是由那一個寄來，又不知是寄那一個的。或者就是寄與阿花。阿花看完，就將這封信付丙，也不定呢。阿堯道：這樣事待佐治夫人回來一問，自然曉得。且不用擔心。但這死骸，須要通知這處的驗屍官。余道：這事體重大，何不打一通電報給小鬼偵探。小鬼偵探雖說要去烏美斯，然得這個信，定要先到這裏來的。阿堯道：不錯。我去通報驗屍官。順道到郵政局，打電報去。你在這裏詳細詢問佐治夫人一番罷。余應諾。且道：你快去罷。夫人若回來，見你在這裏，定然詫異。你趕快辦你的事罷。阿堯去後，我轉回自己的房子，把這事打量了一回，便聞夫人打門。夫人一見了我，便說道：我剛纔接了一封信，說羅士病院，我前日保證的人病死。我連忙跑去一看，誰知這人活活動動，甚麼都沒有。寄這封信的人，真惡作劇了。我一言不發，只望着夫人。夫人道：你瞧着我做甚。余道：鬧出非常事變了。事已洩漏，無可逃匿了。夫人面上忽作蒼白色，顫聲道：我曉得了。阿花不依我的說。

話到處亂跑。事體洩漏了。他說了又看看我的神色。說道。不是阿花的事嗎。我聽佐治夫人說了這幾句話。知夫人還未曉得阿花死掉。分明阿花是自尋短見。便道。夫人。王家這宗案。巡捕房日日派人偵探阿花。況且不搜尋阿花出來。研訊清楚。那潔白無辜的姑娘。就辨解不來。這種事情。你也應該曉得。你爲甚麼還匿着阿花呢。你故意氣惱那裁判官。還是要傾陷那潔白無辜的姑娘呢。你光匿着阿花。還不算事。你匿了他。更要殺他。真是罪不可追了。你究竟爲着甚麼事體。要殺阿花呢。夫人道。你說甚麼話。那一個殺了阿花。阿花不是在樓上的東廂嗎。誰去殺他。余故意道。夫人。你不要撒賴了。阿花早已死掉了。你出門後。我親自上樓驗過他的屍骸了。夫人異常驚恐道。那有這事。昨晚還壯健得狠。那有今天就死掉的道理。余道。不是今天死掉的。昨晚早已死掉了。他的屍骸還在樓上呢。夫人道。你不要嚇我了。一面說。一面飛也似的跑了上樓去。一握阿花的手。果然冰凍。號咷大哭道。真是死掉了。他爲甚麼死得這樣快呢。我真不得了了。他的主人害殺我了。哭了一頓。又摟着阿花的屍骸。哭道。阿花。阿花。你究竟爲甚麼死去的呀。你告訴我罷。我見這情形。知阿花死了。夫人到這刻纔知道的。便說道。夫人。你今天到廂房來。瞧見阿花是怎麼樣子呢。夫人道。也是這樣睡着。我以爲他熟睡。不便去驚醒。

他剛我今天也忙得狠。到這裏來。拿了一件衣服。便匆匆出門去了。余道。你也不知道阿花死掉。未免不近情理。夫人道。阿花之死。誠出意外。余道。阿花昨天是否不舒服。可是一天都睡在床上麼。夫人道。不見他有甚麼不舒服的神氣。他也沒有說不舒服的話。正談話間。忽然有一男子。站在夫人背後。細心一看。原來就是阿堯。他本來要去通報驗屍官。忽然要一聽夫人與我的談話。中途折回的。忽揚聲道。阿花既是沒有患病。你爲甚麼給丸藥與他喫呢。夫人吃了一驚。回頭一看。道。這位是誰。大約當是巡捕房的偵探。打探謀殺阿花的嫌疑嗎。我始終沒有給丸藥他吃。他本來沒有患病。就令我給他吃。他也未必願意吃的呢。阿堯道。昨晚夫人不在家的時候。我在牆頭窺探。分明見阿花吃了一種甚麼丸藥的。夫人道。阿花既沒有攜着丸藥。有那一個給他呢。我知夫人斷不是說謊。從旁說道。夫人不是毒害阿花。我可保證。阿花之死。夫人回來。纔曉得呢。阿堯道。你還替他辯護嗎。夫人毒害阿花。我拿着證據呢。余驚道。甚麼證據。阿堯道。有書信爲據。然這書信。不能令夫人看的。我心裏頗怪阿堯證實夫人。疑他拿着僞證據。問道。這書信不能令夫人看。可以給我看麼。阿堯道。須令夫人下樓去。我纔發表出來。夫人略有難色。說道。我斷不能離這屍骸一步。你們定是偵探。不知還要檢查甚麼了。余道。我們

不是偵探。只想替梅英巧珠。搜出真犯。特地打探阿花的下落。現在阿花既死。須要報告巡捕房。請他來驗屍。這就時要搬這屍骸出來。你若怕我等弄甚麼幻術。要守着這屍骸。就留阿堯在這裏陪着你。我去告訴巡捕房。那阿堯就是偵探了。夫人一言不發。余又道。夫人你下樓去罷。你若定要。不離這屍骸一步。越發令人可疑。定疑此中不知安着甚麼秘密了。我爲你打算。你再三想一想罷。這時夫人纔道。你們要怎麼樣。就怎麼樣罷。在襟上拿出一手帕。蓋着阿花的面孔。便下樓去。我卽向阿堯問道。你拿着甚麼書函作證據呢。阿堯在口袋裏摸出一紙片遞給我。我看說道。夫人的外套。昨晚放在客廳。我就在這外套摸出來的。細看這書函。分明夫人是受人所託。毒害阿花了。我接着。一看讀道。

佐治夫人鑒。妾近極有不了之事。前放在尊處之物。若發表出來。我更難堪。千萬哀懇夫人。爲我毀滅此物。此物一日不毀滅。妾一日不能安心。萬勿遲疑顧慮。至誤妾終身。妾之生命。實繫在夫人之手。夫人若能哀而鑒之。他日銜環結草。定當圖報。名心印。

這函並不書名字。然細看這筆跡。却像梅英的筆跡。我就將昨晚偷取白鐵箱子的事。告訴阿堯。阿堯方纔明白。我見小鬼偵探還未來。問阿堯道。你打電告訴了小鬼偵探沒有。阿堯道。打去了。午後五時

前後。可以來了。余道。驗屍的事呢。阿堯道。驗屍官住的地方。離這裏不遠。我剛纔已去告訴了他的家人。但他已去了離羅士三三里許的地方驗屍去。還未回來。我打算趕緊跑去。親自告訴他呢。余道。你幹你的事罷。我再要仔細詰問佐治夫人一回呢。我送了阿堯下樓。便向夫人詢問阿花梅英嚴千里這幾個的事情道。夫人。你是看紐約的報紙的。巧珠受了這樣嫌疑。你也該曉得。你隱匿阿花。究竟甚麼意思呢。阿花實這宗案最重要的證人。阿花若對偵探照實供出。巧珠的嫌疑。便可煙消雲散。你匿着阿花。豈不是累了無罪的巧珠嗎。當時的事情。阿花定有對夫人說過的。你詳細告訴我罷。夫人道。甚麼事體。阿花也沒有對我說過。他爲着甚麼跑到這裏來。又幹了甚麼事。我始終沒有盤詰他。他何苦要告訴我呢。余道。阿花說爲着甚麼事體。要匿在夫人這裏來呢。難道無緣無故。就跑到這裏來嗎。夫人道。只說梅英姑娘。請我收留他。不要叫他外出。此外甚麼都沒有說呢。他到這裏來的時候。已是午前三下後鐘。吃了一點兒東西。就歸寢了。到了翌日。報紙上就登載王詠仙被殺的事。我這時思疑詠仙或者是梅英謀殺的。他恐驗屍官審問時。阿花亂說。特地託我將阿花隱匿。因此之故。我越發要秘密。不敢洩漏。我當時只記着梅英。却忘了巧珠了。余道。你也疑真犯是梅英嗎。夫人道。我雖不敢斷梅

英是真犯。然度梅英與這案必然有些關係的了。他是一個知書識字的小姐們。斷未必有這樣兇狠。謀殺叔父。想他怕阿花供出真犯來。於他有妨礙。所以要我將阿花隱匿呢。佐治夫人與小鬼偵探。都是疑梅英。難道我真疑錯了嚴千里不成。心裏極不舒服。再問道。你不過見了詠仙被殺的新聞。何以就疑起梅英來呢。夫人道。我不是一閱報紙。就疑梅英的。因為去年梅英曾到這裏。談了種種事情。這時已有他的叔父不死。極不妥當的意思了。若外邊的人進去殺詠仙的。我斷不會疑到梅英身上。然以放在詠仙書房裏頭的短鎗轟殺的。自然梅英有些關係了。余道。你既這樣思疑梅英。你見巧珠受了這樣嫌疑。就道理上論。人情上論。以至陰德上論。也該送阿花到巡捕房去。你為甚麼定要袒護梅英呢。夫人道。這種道理。難道我也不曉得嗎。但送阿花到巡捕房。這樣辣手段。我如何做得出來呢。況且梅英雖是有罪。然他心裏的為難處。我也極憐憫他呢。余道。他究有甚麼為難之處呢。夫人道。說起來話就嘮叨了。說一天也說不了呢。余為參考起見。使用速記的法子。夫人說一句。我用鉛筆記一句。寫道。

妾自喪了丈夫後。無聊到了不得。要找個談話的人。也找不出來。去年夏天。在海水浴場。碰着一

個狠標緻的姑娘。與他談話。極爲投機。他也時時到我家裏。我也當他作自己的子女看待。這位姑娘是誰。就是王詠仙的姪女王梅英了。過了幾天。忽然不見了他的影子。我正盼望到了不得。那天他忽在窗外呼我一聲伯母。我連忙請他到屋子裏坐。他心中不知有甚麼得意的事。我一連呼了他好幾聲。他也不聽見。只瞧着我嫣然一笑。我知他情竇初開。必定看中了那個美男子。所以有這樣愉快。我就道。你心裏的事我也曉得了。他并不理會。只說再來纔告訴你罷。說完。便飛也似的跑了回去。這真是忘了形。來無蹤。去無跡了。到了翌日晚上。他又再來。這時的梅英。與昨日的梅英。前後判若兩人。愁容可掬。走到我身旁說道。我一生的婚事。都已絕望了。我十分詫異道。你有這樣才貌。總要忙煞世間的男子呢。梅英就珠淚雙垂道。我意中的人。我今生斷難與之結婚了。妾道。這人已定了親嗎。梅英道。不是。因爲他是英國人。余道。英國人爲甚麼不能結婚呢。他就把他的叔父怎樣子怎樣子嫌惡英國人。說了一番。并說爲着叔父的財產。所以不敢與叔父反對。待叔父死後。他定要遂這心願。過了兩天。他仍鬱鬱不樂。說叔父現在出遊。瞞着叔父。已與這人祕密訂了婚約。說這人的名字是嚴千里。妾道。既是訂了婚約。更何用這樣憂鬱。難道

你恐叔父將來曉得。不將這財產給你不成。他却不管。只道叔父這次出遊。若暴病死了。我就爲所欲爲了。妾聞這話。太不入耳。就勸諭他一番。此後他到這裏來。一定攜着嚴千里。那天獨自進來。妾問道。嚴先生何故不見。他說嚴千里已不在這裏。妾道回國去嗎。他道叔父要我拒絕嚴千里。我將叔父的話告訴了他。他就去了。我吃了一驚。說不該如此。他說叔父既這樣說。有甚麼法子。不然。他就將這財產讓給巧珠呢。妾道令叔爲甚麼曉得你與嚴千里結婚呢。他道是巧珠告訴他的。巧珠是狠率直的人。無論甚麼事。也要告訴叔父的。我當時高興起來。把愛戀嚴千里的事情告訴了他。我已頻頻囑咐。不要告訴叔父。誰知他過後就忘記呢。妾道令叔知道你這事。生氣麼。他道生氣是沒有生氣。只說若與英國人結婚。就把囑書更改。把這財產讓給別人。妾道你已與嚴千里決絕嗎。他道叔父既有這種說話。暫時不得不與他決絕。妾道你雖與他決絕。然情根未斷。長日裏定要牽掛着呢。他道自然。我這時正思量法子。與他秘密通信。他沈吟了一會。就說此後與嚴千里通信。他就借用我的名字。嚴千里就改作李本廉。以後寄信。便着阿花送到這裏來。託我轉寄。因此之故。就惹出阿花這宗事變了。那天嚴千里寄一信與梅英。說剛接母病速回。

的電報。要卽速回國。末後說了種種情話。要他行祕密婚禮。我在郵政局剛取這封信回來。梅英適到我家裏。將這信看完。便卽答應了他。且與他約法四章。第一、婚禮已畢後。卽在行婚禮之寺分離。勿令人看破。第二、須待叔父答應。乃可將這婚事發表。第三、因爲這婚事。須待叔父的命令。故不能定期發表。嚴千里不能敦迫。第四、嚴千里不能直接與他通信。至受叔父責罵。嚴千里一答應。我就勸他在羅士的和尙寺祕密行這婚禮。到時說同我去那一處看花。便沒有人知道。商量妥當。隔日就令阿花到我家裏。預備一切。誰知那天薄暮的時候。有一女子打門。來得極兇。我以為定是梅英。一見了他。不暇細看。便握着他的手道。你若有信寄去嚴千里。可趕快寫來。說還未完。這女子道。我不是梅英。乃是巧珠呢。我吃了大驚。恐洩了梅英與嚴千里通信的事。連忙問道。有何貴幹。他說要找阿花。我就領他到阿花住的房子。他罵了阿花一頓。便攜阿花回去。我因着這事。徹宵睡不着。翌早梅英來。我就問他道。巧珠有詰問你沒有呢。他道。我已把自始至終的事。告訴了他。妾道。巧珠有責罵你麼。他道。他向來不責罵我的。只勸我不要太過。忤逆叔父的意思。妾道。各種事情。令叔可通曉得嗎。他道。卻不曉得。因爲我再三囑咐巧珠。不要告訴叔父呢。

說了幾句。妾就勸他往羅士去。梅英馬上換了簇新的衣服。草了一信。留呈巧珠。說今天同佐治夫人往別處看花。傍晚纔回。這時馬車都已預備。忽聞有人在門口。詢問這馬夫的聲響。梅英倉皇失色道。巧珠來了。巧珠來了。怎樣子纔好呢。不一會巧珠就進來。向梅英道。你今天去的地方。我打算一塊同去呢。梅英道。去逛地方。多一個人就鬧熱一點兒。本來是極好的。只是馬車容不下呢。巧珠道。我另雇馬車。梅英道。你一塊同去。我是不要緊。不知佐治夫人喜歡不喜歡呢。一面說一面瞧着我。我這時十分狼狽。不知怎樣回答纔是。我正躊躇。巧珠道。你不要瞞我了。你今天定是去見嚴千里。約在那處地方相見呢。雖這裏想不甚遠的。梅英有一點兒氣說道。我老實告訴。你。我今天實去羅士的和尙寺。與嚴千里行結婚禮。你還同去麼。巧珠道。行結婚禮。同着我去。有甚麼要緊。我不說給叔父知道就是了。總是我有一句話奉勸。你自由結婚。本來是極平常的。但叔父的脾氣。你也該曉得。叔父若曉得這件事。定要生氣。將來你也極不妥當。何苦來呢。勸你不如把這事。暫緩一步罷。梅英到底不答應。我看這情形。不便與他同去。他就和巧珠坐着馬車去了。過了兩天。梅英又來。先將這天婚禮。說了一回。再說巧珠把這事記在日記。將來叔父定要

瞧見的。我就勸他懇求巧珠。把這日記燒毀。巧珠若不答應。就求他拿來放在我處。待這事可以發表的時候。纔給還他。梅英就回去與巧珠商量。那天他同着巧珠。攜着一個白鐵的箱子進來。說日記就放在這裏。請我代爲存貯。他們兩個當面訂明。說此後須兩箇同意。乃可取去。我這天請教你的。就爲着這件事呢。又過了幾天。梅英的叔父。就要同他們回紐約去。他又到我這裏。頻頻歎息自己這件婚事。不知何時纔能如願。除坐待叔父之死。更沒法子。妾道。令叔還未過五十。又這樣壯健。若要待他之死。或要十年二十年。也未可知呢。梅英道。生死怎說得定。就令上帝注。定。也不足爲憑呢。我看梅英說到這句。他的面色紅了一會。又白了一會。或者這時已有殺他的心事呢。他沈吟了一會。却又自嗟自歎。深悔定這婚事。不應這樣孟浪。我細窺梅英的心事。一面要從速與嚴千里成婚。一面又貪圖叔父的財產。但他愛財產的心事。比愛嚴千里似較利害。心中忽起忽落。或又想破這婚約。但本處的法律。非有十二分難過。離婚是極不容易。他把巧珠的日記。存貯在這裏。料他也想埋沒這次婚禮的證據呢。後來果不出我所料。他與嚴千里。不知爲着甚麼事體。鬧了意見。那日閱紐約報紙。看舊客人名表。登着嚴千里乘某汽船到美國來。我知

他們兩個。定有轆轤。正爲他躊躇。過了兩星期。那晚三句鐘後。忽有人打門。我連忙起來。看是誰。原來就是阿花。我問他爲着甚麼。深夜跑到這裏來。他支支離離。說了幾句。我就不便盤詰。翌早新聞紙。就登着王詠仙被殺的事了。

我的心事。實要知阿花逃至夫人處的委細。待夫人說完。我便問道。阿花逃到這裏來。可有將逃匿的緣故。告訴夫人麼。夫人道。他深夜跑到這裏來。當時我也狠詫異。他只有說梅英求我將他隱匿。我怎便再去問他呢。至隱匿他的緣故。要問梅英纔能知道呢。他來的時候。還穿着下廚的衣服。我問他爲甚麼這樣忙迫。衣服也不暇更換。他又說得含含糊糊。我便責罵他。他說梅英姑娘吩咐。不要將各種事情告訴別人。我試了他好幾次。他始終不肯據實供出來呢。余道。然則阿花逃匿。確是梅英命令他的麼。夫人道。自然。余道。據夫人的話。梅英分明有不得不謀殺叔父的事勢了。此外還有甚麼證據呢。夫人道。一點兒都沒有。但梅英曾函託我將巧珠的日記燒毀。這當算一件證據了。若把這書函呈繳出來。梅英與嚴千里訂婚的事。便即洩漏。又他爲着自己的婚事。不得不謀殺叔父的心事。也宣布出來了。或者他知道不得了。所以要求我埋沒這證據呢。若與這次事件。沒有關係。何苦這樣辦法呢。

余道。你疑梅英也狠有道理。你又有何證據。說梅英不是親自去謀殺叔父呢。夫人道。梅英雖極貪狠。有不得不謀殺叔父的事勢。然拿着短鎗。轟殺叔父的事。他未必有這胆力呢。余問道。然則殺詠仙的人。莫是嚴千里罷。夫人道。男子爲着情婦。就令狠正派的紳士。一時血氣用事。便會鬧出亂子來呢。嚴千里不論如何。定要討了梅英爲妻的話。他的確是說過的。總是他雖這樣說。然說嚴千里定是真犯。我想不論那人。也不敢猛浪下這斷語呢。余道。我也是疑嚴千里是真犯。只是阿花也可疑得狠。或者受人主使。謀殺詠仙。也未可知呢。不然。爲甚麼始終不肯說出逃匿的緣故來。他悔罪以至自殺。自然不是無良的人。也該草一罪狀。深自懺悔。現在他住的房子。甚麼都已搜過。絕不見他一點兒筆跡。實在奇怪。難道他放在身上不成。夫人就勸我去一搜。我馬上跑到二樓。將阿花的衣服被褥。逐一檢查。果在床頭。摸出一封糊着口的書信。我連忙拆開一看。原來是一紙絕筆書。寫道。

嗚呼、後悔何及耶。後悔何及耶。王老爺被殺之夕。我欲向巧珠姑娘。乞療齒之藥。自四樓而降三樓。忽聞轟然一發。我胆爲之裂。魂爲之碎。良久纔醒。醒後便聞足音。蹙然自廊下過。我即匿伏室隅。默看此人爲誰。忽見一魁梧奇偉美鬚之男子。左手攜一鎗匙。右手握一短鎗。自王老爺之

書房出。我知其必是犯罪之人。欲挺身捕此男子。彼一遇我。飽吃一驚。卽拔鎗相向。我此時無法可施。只乞饒命。彼卽與我約。謂果能不洩此事。卽逃匿他所。將賄我以重金。且與我訂終身之約。我一時利令智昏。爲其所惑。自此而後。每夕必夢見巧珠姑娘。責我無良至此。令彼受此嫌疑。反心自問。實疚神明。復何面目。與世相見。今將垂死。亦復何云。特草數言。以表巧珠姑娘之無罪。且證持鎗殺人者。乃魁梧奇偉美鬚髯之男子云爾。

我閱這絕筆書。心裏暗道。出人王詠仙家裏的男子。只有程雲越、黃昇、嚴千里。這三人。黃昇雖是鬚髯有鬚。然他是連鬚子。程雲越身材却又短小。且沒有鬚子。然都是阿花認識的。魁梧奇偉又美鬚髯的人。除嚴千里外。實想不到別一個來。嚴千里是真犯。自毫無疑義。暗裏自負自己的卓識。剛下了樓。就碰着小鬼偵探進來。我故意將佐治夫人剛纔所說的這番話。略述一回。他得意揚揚說道。好不是嗎。現在尋出證據來。儘可逮捕梅英了。余道。你不要忙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真犯是嚴千里呢。證據確鑿。你試看阿花的絕筆書罷。小鬼偵探接着。一看。說道。奇怪奇怪。在那一處找出來的呢。余道。在阿花的床頭搜出來的。偵探把這絕筆書看了一會。說道。搜出來的時候。就是這樣摺疊。放在這封筒嗎。余道。不

錯。偵探道。阿花昨晚死的時候。纔放在床頭。何以有這樣摺痕。余道。他放在床頭枕着。自然是有摺痕。或者未死前幾天。老早草定。也算不定。偵探道。這絕筆書。不是含着自紐約來。萬難逃脫。所以要自殺嗎。那裏是前數天寫定的呢。分明是昨晚寫的了。余道。你不要問他是甚麼時候寫的。既是阿花的絕筆書。就是無上的證據了。偵探再拿這絕筆書。跑到窗下。繙來覆去。閱了一回。笑道。你弄錯了。這絕筆書是偽託的呢。余愕然道。你真糊塗了。絕筆書還有偽託的嗎。偵探道。偽託不是偽託。雖不得知。然斷不是阿花親手書的便是了。余道。纔在阿花床頭搜出來的。昨夜始終沒有一個人到他的房子。你若說他人偽託。就第一是佐治夫人。不然就是我與阿堯偽託了。偵探道。那一個偽託。現在雖不曉得。然不是阿花的親筆。我敢斷言的。我見小鬼偵探太覺無理取鬧。憤憤說道。我不是當偵探的人。斷不與你競爭的。我就令搜出真犯。我也斷不居功。把這名譽讓給你罷。看這絕筆書的文字。又將前後的事情。湊合一想。還說不是阿花親筆嗎。既不是我們偽託。更有那一個能假把這絕筆書放在阿花床頭呢。偵探心平氣和說道。偽託的證據。是多着呢。你疑我爲着名譽。要顛倒是非嗎。你試細心一看。是否偽託。自然曉得了。我只管拿着一看。究竟看不出甚麼證據來。說道。我真沒有你這樣本事。偽託的

證據。到底看不出。偵探道：你太不省心了。你曉得這絕筆書的紙。是甚麼紙呢。余道：這是尋常的洋紙。有甚麼稀奇。偵探道：怪不得你這樣說。這紙是極上等的雁皮紙。不是富貴之家。斷沒有將這等紙。作信紙用的。試問阿花從那裏找出這種類的紙來。況且這紙邊蓋着商標的顏色。是用紫色。美國全國的紙店。除紐約波士頓外。沒有用這樣顏色蓋商標的。據這看來。這絕筆書不是由紐約寄來。就是由波士頓寄來的了。余道：雖然……偵探道：你且慢說。等我說完。纔發表你意見罷。這書內說的魁梧奇偉。又美鬚髯的男子。自然是嚴千里。只是阿花去年與梅英同到這裏來。頻頻爲梅英嚴千里兩個送遞書信。阿花自然認識嚴千里。這書內何以含糊。不說出他的名字。只說他的狀貌呢。又阿花到這裏時。分明對佐治夫人說是梅英命令他逃匿的。然這書却道嚴千里是真犯。又與生前的說話不對了。這是僞託的證據不是呢。余這時只有唯唯諾諾。却又覺得着實可疑。偵探又道：你若還不相信。你試問佐治夫人。阿花曾有攜着這上等的洋紙沒有呢。又這書的筆跡。雖是這樣拙劣。然細心尋繹。不是本來拙劣。乃是能書的人。故意作弄出來的呢。我還有事情。詢問佐治夫人。你何不請他出來。我請了佐治夫人出來。偵探突然將這絕筆書呈給夫人說道：夫人你雖說不是毒害阿花。然阿花確是

服毒自盡。有這絕筆書爲據呢。夫人道。我確沒有給毒藥與阿花吃呢。說畢。一閱這絕筆書道。這未必是阿花的筆跡。太不像阿花的筆跡。夫人一說出這句話。小鬼偵探的眼睛。一直線瞧着我。我也不覺有些慚愧。偵探又道。你認得阿花的筆跡嗎。夫人道。他的筆跡多得很。他天天替我記帳呢。轉身進去。拿那日用帳本出來。與這絕筆書一對。果然判若天淵。偵探道。你這裏用甚麼信紙呢。夫人道。是用尋常通用的信紙。偵探道。有用極上等的雁皮紙沒有。夫人道。這樣貴重的東西。我們怎樣配用呢。偵探道。阿花日來有患了甚麼病沒有。夫人道。吃完就睡。睡完就吃。一點兒病氣都沒有。偵探道。有懊惱憂鬱的神氣沒有呢。夫人道。更沒有了。終日說說笑笑。我們三千六百日內。始終沒有一天。像他這樣愉快的。我所以說他不是自殺。或者心臟破裂的急症呢。他到這裏的時候。只穿着一件極寒儉的衣服。此外甚麼東西。也都沒有。他又沒出門去。他那裏能殼購買毒藥呢。偵探道。他天天用甚麼功呢。夫人道。他頻頻懇我教他刺繡紡織。他甚麼技藝。都想學習。甚至彈琴跳舞。也要我教他呢。有趣得狠。余見偵探與佐治夫人說這種閒話。有些討嫌。向偵探問道。這絕筆書。既是偽託。究竟那一個偽託的呢。知阿花死掉的。除我們外。更沒有別個。偽託這書的人。爲甚麼能殼前知。把這書放在他的床頭呢。真是

不可思議了。偵探道：有甚麼不可思議。依我愚見。阿花斷不是自殺。定是被殺。殺他的人。就是僞託絕筆書的人。余道：殺阿花的人。當就是殺詠仙的人了。偵探道：自然。這人恐阿花一日在世上。他的罪惡。總有敗露之一日。放心不過。所以裝作阿花自殺的樣子。殺阿花的呢。余道：昨天甚麼人都沒有到這裏來。誰去殺他。只阿堯窺探他時。像吃甚麼丸藥的樣子。又他住着的房子。遺下一堆紙灰。像燒了甚麼書信的形跡呢。偵探道：我曉得了。殺他的人。一定將這毒藥與這絕筆書寄給阿花。說這毒藥是甚麼胃藥甯神藥。阿花就誤服了的。燒的書信。想就是寄這毒藥的書信了。余道：只是阿花爲甚麼要燒這書信。又把這絕筆書放在牀頭呢。太不近情理。偵探道：阿花這樣愚蠢。若說得入情入理。他就上了當了。這中緣故。將來定有分曉。現在最要緊的。是根究這絕筆書的來歷。若根究出來。真犯就逃不脫了。偵探皺着眉。一想。又問夫人道：頻頻有書信寄與阿花麼。夫人道：光昨天來了一封。午後郵便車到的時候。我到郵政局拿信。取了兩通回來。一封是我自己的。一封就是阿花的了。偵探道：是自紐約來的麼。夫人道：不錯。偵探道：那一個寄來的。夫人道：他信面沒有寫着。那個寄來的是不曉得。只是除梅英外。再沒有第二人知道阿花在這裏。大約是梅英寄來的呢。偵探道：這筆跡像梅英的筆跡麼。夫人

道。雖不大像。然這些字體。是似故意作弄樣子。偵探道。你爲甚麼看出他是故意作弄呢。夫人道。通常的字體。是偏向右方的。這信的字體。却矯揉造作。偏向左方。若不是故意作弄。那有這種字體呢。偵探道。這信有多厚呢。夫人道。厚得狠。像好幾個人的信。并作一封寄來的呢。偵探道。你在郵政局拿了這信回來。就給阿花麼。夫人道。是。偵探道。你見阿花拆閱這封信麼。夫人道。我趕着看自己的信。一給了他。便下了樓去。阿花甚麼時候。纔拆閱這信。實不曉得。偵探道。後來阿花有把這信的事情。對你說沒有呢。夫人道。沒有。我日來忙得狠。許久沒有同他談話。只送飯他吃的時候。說一兩句客氣的話罷了。偵探道。然則阿花是晚吃了晚飯後。他幹了甚麼事。你都不曉得嗎。夫人道。是。今早聞賴先生說阿花死掉。我也大吃一驚呢。偵探將各種事情。詢問清楚。就把阿花床下的塵埃。掃得乾淨。用紙包好。又另拿一紙裹着地下的紙灰。我正要問偵探是甚麼用意。阿堯便領着驗屍官進來。偵探就將這事的始末。告訴了驗屍官。待驗屍官填了屍格。就同着我們回紐約去了。却說翌日清早。偵探穿着簇新的衣服。到我家裏。約我往訪梅英。余道。你既是疑他。還見他做甚麼。若令他看出我們的心事。他更要防備了。偵探道。我自有主意。你可放心。一塊兒去罷。我也換了衣服。隨着偵探往訪梅英。原來這時纔七下。

鐘。梅英還未起來。那侍婢見我們是常到的客。就領我們到梅英的書房。我見小鬼偵探這時笑逐顏開。我心裏暗道。他又不知看出甚麼證據了。侍婢招呼了我們一回。便轉身出去。偵探連忙跑到梅英的書案。抽出那抽屜亂繙。余道。你太不懂規矩了。我正要說下去。偵探拿出一帙雁皮紙。給我道。你試看這雁皮紙。可有幾頁呢。余道。紙一帙自然是十二頁。更何用計算呢。偵探道。你只管算一算罷。余就依他算了一回。却十二頁短了一頁。余道。十一紙。偵探道。可不是嗎。雖極尋常的事。細心研究。總研究出道理來。一面說一面又搜得一束東洋的封筒。道。阿花絕命書的封筒。不是這種類嗎。把這束放下。又拿出一束。比上一束的略大一點兒。給我。我看道。你見佐治夫人在郵政局取出的書信。與這相同麼。余道。是否相同。我記不清楚。總是顏色是一樣的了。偵探繙了一繙。又搜出一片紙屑。連忙在身上摸出阿花的絕筆書。與這紙屑一勘。果然若合符節。得意揚揚說道。幸虧我當時不隨着你疑駭千里。不然就斷不疑及這絕筆書是偽託的了。余道。此時你想怎樣辦法呢。偵探道。還有甚麼別個辦法。將偵探出來的事。報告巡捕房。就要出票逮捕梅英了。只是我還要把你搜出那巧珠的日記。看清楚是怎樣。纔能設定奪。這樣重要的證據品。你一定隨處攜帶了。有帶在身上沒有呢。余道。自然帶着。馬上就

拿出這白鐵箱子。遞與偵探。偵探打開一看。原來藏着巧珠的日記外。還有梅英與嚴千里訂婚的證書。又有數封梅英與嚴千里往復的情書。偵探未及細看。便道。看這情形。梅英定有求佐治夫人燒毀這書類的事了。余道。不錯。偵探道。究竟梅英爲甚麼要燒毀這書類呢。余道。他恐被人瞧見……偵探道。他若有這個心事。他是真犯。更無疑義。若是潔白無罪。何苦要把這種類的東西燒毀呢。余道。你把这些書類細看一回。再說罷。或者還有供我們佐證的材料呢。偵探道。不問有與沒有。光是耍人燒毀。就是鐵證了。然只管看看罷。偵探就先把這日記繙閱。這日記自王詠仙攜着梅英他們到羅士。與及梅英怎樣子看中嚴千里的。事。都逐日記着。其中最要緊的。是巧珠看出嚴千里與梅英。因他的叔父憎惡英國人的緣故。怎樣子狼狽。怎樣子憤恨。他就苦勸叔父。許他們兩個成婚。叔父到底不答應。且傳梅英申飭一番。說若與嚴千里成婚。就把一切財產。讓與巧珠。這一段記事。偵探看完說道。有這證據。即可作報告書。稟呈巡捕房出票子了。事不宜遲。我當即回去。作報告書。你明天三句鐘。到我家裏商量這事。萬勿失約呢。這時梅英還未起身。我與偵探託詞有事。不能久候。便即辭出。却說到了翌日三時。我就如約往訪小鬼偵探。偵探一瞧着我。便握着我的手。說道。我昨晚把這案的案卷。細心研究。

覺真犯還不是梅英呢。余驚道。又尋出別樣證據來麼。偵探道。那晚轟殺詠仙後。把這短鎗拂拭乾淨。放還原處。試問一個弱女子。怎能有這胆氣呢。細想這案。一定是嚴千里與程雲越兩個。爲戀愛梅英。弄出來的呢。細查嚴千里。既不是真犯。實際程雲越外。更沒有別個。你看那天梅英在客廳。與嚴千里談話。程雲越不是指攻嚴千里嗎。第一件知他分明是嫌妬嚴千里。第二件判斷真犯。自有偵探裁判官他們作主。若果理直氣壯。不是情虛心怯。何用平空攻人呢。又分明是想卸己之罪。陷人於法了。第三件審問的時候。程雲越的供詞。又這樣閃爍。把前後的事情。湊合看起來。程雲越比梅英似較可疑呢。余道。我當初也是疑程雲越呢。偵探道。凡辦事固宜三思。然多疑也是一個毛病。却會誤事的。余道。閒話休說。這又不是前功盡廢。要從新打探麼。正要商量偵探程雲越的法子。忽有一人飛跑進來。伏在偵探跟前。號咷大哭。說道。我一誤不能再誤了。我殺了詠仙。豈可再殺梅英嗎。梅英聞先生要作報告書。出票拿他。他一時憤激。服毒自盡。剛剛纔救醒呢。我所以特來自首。殺詠仙的真犯。就是我了。我喫一大驚。留神一看。原來這人就是程雲越。偵探連忙扶起他道。我們纔疑到你身上。正要查究。你來自首。是極好的事。罪也減一等呢。你究竟爲着甚麼事件。與詠仙有何過不去。要謀殺他呢。程雲越一

面說偵探一面錄他的供詞寫道。

我是美國羅技利省的人。去年纔在高等學校卒業。王詠仙聘我當書啓。我一見詠仙的姪女梅英。心裏便十分賞識。所以時時打探梅英的心事。與及他的性情。要想法子去勾引他。後來探出梅英視叔父的財產。比生命還要緊。梅英却不知爲着甚麼事件得罪了叔父。詠仙有把自己的財產讓給巧珠的心事。我正喜得了機會。勾引梅英。那天郵政局送來的信中有一封。寫是詠仙足下。君之姪女。非紐約交際社會極有名望極存體面之女子乎。然足下實未知其心事耳。古語有云。貌如菩薩。心如夜叉。其令姪女之謂乎。彼曾與其夫訂婚約。婚禮亦已舉行矣。今忽食言背約。且圖反噬。求壞其夫之名譽。君固明理人。試問上天下地。有此種人情。此種道理否。君儻不相信。請將此事一詢令姪女。則彼昨年在羅士如何待我。與我曾訂何約。又後來如何辱我。如何氣我。便知其反覆矣。思之痛心。不暇縷及。嚴千里頓首云云。我閱了這函。纔知梅英與嚴千里有這件交涉。在別一箇。定要說梅英糊塗。我却暗喜道。這封信若呈上詠仙。詠仙定要生氣。奪回梅英的財產。今我瞞着詠仙。呈給梅英。他定要異常感激了。忽又轉念道。這樣辦法。梅英也只能感激。

我不能替我要好起來。不如索性把這信呈上詠仙。待詠仙處置梅英的時候。纔去救他。他就知道我靠得住。要愛戀我了。意計既決。就將這函呈上詠仙。詠仙看完。果然怒氣沖沖。飛跑到梅英的房子。他對梅英說了甚麼的話。雖不曉得。然自此而後。詠仙時有鬱鬱不樂的神氣。梅英却像狼倉皇的樣子。過了幾天。那晚我在詠仙書房編輯這部東洋風土記。多吃了一鍾酒。就回我的房子。我出來的時候。碰着梅英進去。見他的叔父。我欲看他們兩個。說甚麼話。就偷偷跑到後廂聽着。原來梅英向着叔父謝罪。說此後當與嚴千里決絕。請叔父恕宥的話。叔父却不理會。只管罵他。說馬上發信請律師來。更改這遺囑書。梅英碰了大釘。唧唧咕咕。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。便即退出。我看這情形。知這是一大機會。頓起了不良的心事。暗道。梅英這時一定銜恨叔父刺骨。我若刺殺詠仙。不怕梅英不到我手。猛省詠仙房子的洗面桌子。放着一挺短鎗。時套着彈子的心生一計。詐作遺了鉛筆。再進詠仙房子。詠仙正伏案作書。不提防我。我就掌這短鎗。向詠仙背後放了一發。詠仙就中了彈子。仆在地下。幸虧沒有人聽着這鎗的聲響。許久還不見有人出來。我連忙拿了詠仙剛纔寄給辯護士的信。與及嚴千里這函。放在口袋裏。想着須把這短鎗拂

拭乾淨。放還原處。方沒痕迹。適地下有一手帕。連忙拾起。拭這短鎗。細看這手帕。却刺着巧珠的名字。我不覺吃了一驚。急把這短鎗拂拭乾淨。一面把這手帕投在床下。一面將鎗放還原處。兩步迭作一步。跑了出來。將門關起。又下了鍵。一時忙迫。拿着這鑰匙。轉出廊下。正要回我的房子。忽侍婢阿花拿了蠟盞。自三樓走下來。余不覺手足凍冷。魂飛天外。他一碰着我。便問道。程師爺。你剛纔開放鎗的聲響沒有。我這時方寸已亂。不知怎樣回答纔是。阿花見我神色倉皇。又不做聲。便道。我曉得了。我曉得了。我疑阿花看出破綻。將來他一定將我供出的。索性自己將誤殺了。詠仙告訴他道。你若馬上逃匿到別處去。不把這事洩漏。我將來送你二千塊錢。并討你做妻子。阿花的狀貌。這樣醜怪。一聞我要討他的說話。便和我商量逃匿的法子。我就說佐治夫人是個大慈善家。又與梅英姑娘極爲要好。他又認識你。最妙是逃到他家裏。你若說奉着梅英的命逃來的。他斷沒有不收留你的道理呢。阿花滿口稱是。我在身上摸出一張五十元的銀票給他。切實吩咐了他幾句。就開後門放他出去。囑他搭汽車前往。我把後門仍舊關好。轉回房子就寢。到了翌日。審問的時候。驗屍官他們。有思疑巧珠的心事。我就乘勢將巧珠從前問我放鎗法子。供

了出來。這時猛省身上懷着這鑰匙與嚴千里的信。託詞上了三樓。我知梅英的房子一向開着火爐的。要把這鑰匙與書信燒毀。事有湊巧。那天因闔家倉皇。連火爐也沒開着。我正十分狼狽。忽聞有人進來的聲響。我這時心忙意亂。不管這火爐有火沒有。急投這鑰匙與書信下去。用煤炭蓋着。便匆匆出來歇了一會。巧珠就進來。這是巧珠受疑的原因了。審問完了。我看梅英却無喜色。且有憂容。我十二分失望。那天晚上我與賴春田在迴廊散步。忽見客廳有一位紳士與梅英談話。那紳士瀕行對梅英說道。不論怎麼樣。你定要與我結婚呢。我這時不特失望。直且憤恨。疑這人定是嚴千里。即詢問賴春田。賴春田果說他是嚴千里。余憤火中燒。就攻他是殺詠仙的真犯。後來聞巡捕房偵探得十分嚴緊。有派賴春田往羅士的消息。我就想道。若搜了阿花出來。豈不是誤我的大事。不殺阿花。禍根仍在。便又想出一個法子。寫一信給阿花。大約說道。我懸盼着你。每一入夢。必與汝相見。汝曾夢見我否。今寄上丸藥一包。符籙一封。汝若欲見我。可服此丸藥。把這符籙放在床頭。便夢中有路。常時相見。但此函閱畢。須即燒毀。不然。則事為他人所知。便不靈驗云云。我當時用意。也狠周匝。阿恐花不依我的話。洩漏出來。所以寫信的紙。也用梅英書

案上的紙呢。若有失誤。人只管疑梅英。怎能設疑到我身上呢。我這時自以爲算無遺策。到這時。回想起來。真是孽障情魔。第一是對詠仙阿花兩個不住。第二對巧珠梅英兩個不住。第三是對自己不住。然後悔已無及。惟望諸君知我還有一點良心未昧。到底是個光明磊落的人。我死也瞑目了。

小鬼偵探把這供詞呈到裁判官去。裁判官就按着殺人償命的例。執法懲辦。這案便算破案了。只是在下還有一句說話。奉勸世人。看官不要說在下饒舌呢。天下不論甚麼事情。都有魔障。就令讀書說理。也有魔障。惟是一個情字。誤入魔道。更是最容易的。最利害的人。非太上。自然是不能無情。但一入魔道。小的便做出壞名破節的事。大的便做出殺人放火的事。那時候天良退位。是一點兒道德心都沒有的了。卽如程雲越本是一個白面書生。文弱不勝的人。然爲着一箇梅英。便鬧出這宗謀殺重案來。他是個讀書明理的人。難道不曉得殺人要償命麼。無奈入了魔道。心目中便只見有這女子。不管甚麼是道理。甚麼是法律。放膽做去呢。他後來何嘗不知道自己的錯。總是知錯的時候。已是駟馬難追了。孔夫子有說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色。這真是當頭棒喝。看官說這部書的人。全爲着勸善懲惡起見。

情 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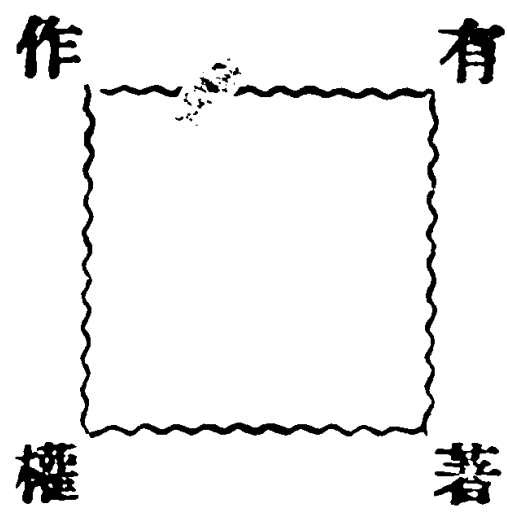
一片苦心。若當作是遊戲文章。消遣這有用的時間。就是辜負說書人的心事了。

情 魔

洋裝一册——定價三角

著 者 我 佛 山 人

出 版 者 競 智 圖 書 館



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

上海 北平 漢口 南昌
廣東 長沙 開封 宜昌

版 續 月 八 年 八 十 國 民

857.4

4379-7

